

涉，越南的长期冲突，中东的形势，违背国际社会的意愿妄图维护殖民地状态，裁军问题上没有任何真正的进展，以及中欧危险的战略形势，这一切都是消极因素。如果我们愿意沿着通往为所有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道路前进，我们就必须特别注意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及其后果。

165. 我们承认，如果我们不放弃危险的作法，不拿出足够的想象力来认清国际形势正在起着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不能再用不适于当代政治生活实际的标准与公式，那么沿着通往和平与安全的道路前进是不容易的。

166. 不过，如果我们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并且牢记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时代的这些根本问题也给我们提供了大好机会为和谐的共处奠定基础，在这种和谐的共处下，一个国家的目标能够在国际合作的体系中得到实现。联合国能够而且应该为完成这一任务作出决定性的贡献。我国庄严保证将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一目标。

167. 主席：阿尔及利亚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168. 阿祖特先生(阿尔及利亚)：马拉维作为一个非洲国家，刚才发言攻击了阿尔及利亚。我们认为，马拉维本来应该把它的这股劲头用来反对非洲的真正敌人，但它却攻击了非洲人民自由独立的发言人阿尔及利亚，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种族隔离政策，目前这种政策正空前猖狂地推行到了它的边界上，其受害者正是它自己的弟兄。

169. 至于马拉维所提到的那件事，我们已经声明，我们要遵循法律与国际道义办事，而且我们已经这样做了。除了马拉维以外，谁也不会否认我国政府的作法是负责的。

170. 我们无意同马拉维进行论战。马拉维的独立程度我们了解得简直太清楚了。这显然是一场政治表演。我们知道谁是它的后台，马拉维只不过走出来，充当了他们的传声筒。如果在适当的时候，有自尊心的非洲国家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给马拉维当局作出非洲的回答，我们认为也就够了。

下午一时十五分散会

## 第一六九八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三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  
(危地马拉)

因主席缺席，由副主席约翰·卡特爵士(圭亚那)担任主席。

### 议程项目 9

#### 一般性辩论(续)

1. 纳占巴塞先生(老挝)：副主席先生，若蒙你向我们的主席转达我们真诚祝贺的同时，转达我的国家老挝对他恢复健康的最良好的祝愿，我不胜感激。

全体一致选他担任主席，雄辩地证明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和尊敬的外交家的才能。在向他致敬时，我也向拉丁美洲致敬。拉丁美洲有理由感到自豪，几个世纪以来，它诞生了伟大的政治家、杰出的法学家、诗人、作家和哲学家，他们的著作在全世界受到尊重。我深信他会以他的才能、精力和客观处理问题的精神来为联合国服务，他将机智而熟练地主持劳神费力的工作。

2. 在这方面，如果我不着重地提一下他的杰出的前任曼内斯库先生所承担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那我就疏忽大意了。他的威望给他的国家增添了光荣，也给在这里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增添了光荣。在我们亲眼看到许多动乱事件的一年之后，我们向他致敬，他是受之无愧的。

3. 我想借此机会向刚刚加入国际社会的斯威士兰表示欢迎。

4. 最后，我愿向吴丹秘书长表示祝贺，祝贺他在每当有一线微弱的希望时，他就勇敢地进行干预以维护宪章的原则。这样，他已为联合国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完全值得我们由衷的感激。

5. 夏季的狂风暴雨往往会给人间带来不测之风云。今年秋季又会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的呢？我们象每年秋季一样，来到这里交换意见，把我们的问题摆在世界所有国家的自由法庭面前。

6. 或许你们还记得，一九六五年夏天发生的印度-巴基斯坦的边界争端；一九六七年夏天世界被中东所谓“六天战争”的惨景所震惊；今年夏天爆发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使全世界人民的良知深受损伤。联合国往往是成功地插手去制止狂乱行动的爆发，去扑灭战火或制止战火的蔓延，但不幸的是，对那些哪怕是最轻微地破坏均势的一触即发的问题，却未能解决。

7. 在东南亚，越南和老挝日益激化的战争越来越纠缠于漫无休止的谈判中。阿拉伯人民蒙受的屈辱是远远难以忘却的。在非洲的其他地区，比夫拉的悲剧呈现了一幅令人目不忍睹的大屠杀的惨景。在世界无论哪个地方，爆发某一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波及到每一大陆，造成物质破坏和思想混乱。革命动乱的病毒在感染着青年人，正在向消费社会及整个社会挑战。暴力的毒素正在扩散。一筹莫展、屈辱难当、惶恐不安、不知所措，是发生这些悲惨事件以后世人的心情。

8. 为保护小国而建立的堡垒和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工具的联合国本身，面对这种流血事件和人类悲剧，仍然是无能为力的。用我们的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的话来说，联合国已变成了“被邪恶势力困扰的软弱”机构〔第一五九〇次会议，第88段〕。年复一年，目睹联合国作为人类希望的表达形式和国际和睦与合作的工具的效能在逐步减弱，我们的忧虑也日益加深。今年初在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sup>1</sup>的结果使各国人民的巨大希望落空了，他们的希望不只是竭力去砸碎贫困和奴役的锁链，而

且是竭力去填补他们自己和富裕安定国家的人民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最近在日内瓦召开的无核国家会议<sup>2</sup>也未达到预定的目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五年以后，联合国唯一的主要功劳就是最近通过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2373 (XXII)号决议〕。

9. 这些失败反映出世界已经陷入多么混乱的状态啊！所有这一切是我们不顾公众异口同声的警告，沿着同一条危险的道路，沿着同一悬崖绝壁一意孤行的结果。当政府和人民受到野心、意识形态和仇恨的力量的驱使时，宪章的原则就被忘记了。当社会制度和种族主义的冲突在这个讲台上有时受到正是那些根本没有资格对这个问题发言的人谴责时，它只不过成为他们玩弄华丽词藻的借口而已。

10. 战争仍在越南激烈地进行。受难的越南人民继续在清点他们的死者，越南人民的灾难和不幸在继续加深。巴黎谈判进展甚微，但使我们怀有理性终将取得胜利的希望。这些谈判似乎表明起码有一方至少会觉得侵略是得不偿失的，当军事上不能取胜时，唯一合理的途径是决定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已是时候了。虽然无论如何明天不会出现什么奇迹，但我们还希望这些谈判将导致体面地解决越南争端，而且越快越好。除了增加死亡外，顽固不化和毫不妥协是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

11. 在中东，和平仍然是不稳定的。困难在不断增加。虽然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安理会通过了第242号决议，但仍存在着即将发生冲突的预兆。然而对和平最严重的威胁是在欧洲，那里的利害关系对东方和西方都是休戚与共的。正是在欧洲，冷战的幽灵可能复活；正是在那里，任何事件都会引起较大规模的冲突。不管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动机多么有理，我们代表所有致力于和平、正义和国际谅解的国家向这个大国发出最后呼吁：不要采取任何难以弥补的步骤，使深受惊扰的人类良知得到安宁，使那些为了保护自己而把希望寄托在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尊重宪章的原则上的小国，不致认为我们的组织是完全无用的。苏联是一个资源丰富、活动手段很强的大国，通过它的作用，不是能帮助实现国际缓和就是能引起所有国家中

<sup>1</sup>会议于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九日召开。

<sup>2</sup>会议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二十八日召开。

的普遍混乱和关切，当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再者，苏联在几个决议案得到通过中起了主导作用。在我看来，其中在当前最合适的无疑是谴责用武力解决争端和冲突的决议〔第 2160 (XXI) 号决议〕以及制止干涉别国内政的决议〔第 2131 (XX) 号决议〕。

12. 比夫拉的悲剧以它正在产生的残暴和仇恨的程度继续震撼人类的良知。在那里，饥饿、贫困、失望和恐惧的景象正在形成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所谓葡属几内亚这些地方，一种苟延残喘的殖民主义以它最落后的形式保持其特权，顽固地使用武力，使它们处于暗无天日的压迫和奴役的深渊。更可耻的行径，诸如在南非和罗得西亚公然制订一条种族歧视的原则等等，都是再三向联合国的权力和威信进行挑战。

13. 在老挝，几年来我们一直受到越南战争的直接影响。北越人和那些最近才自称为“民族解放力量”的所谓巴特寮部队勾结起来，并通过他们作为桥梁，把战争扩大到老挝。北越无视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的日内瓦协议，并借助于过去十年它所扶植起来的颠覆势力，正在以它的领导人和营队厚颜无耻地帮助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军事行动，老挝爱国战线党还从河内得到津贴和武器。几十营北越部队正调进我国，进攻我们的部队，杀害我们的妇女和儿童，毁坏我们的村庄，靠从我国人民那里征收大量谷物和牲畜维持生活，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巴特寮和北越的联合部队在旱季刚开始时，从北到南向我国军队发起猛烈攻势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它暴露了北越政府决心在老挝强化所谓“民族解放”战争，决心摧毁梭发那·富马亲王的临时民族联合政府的基地。几十万难民正在从巴特寮部队所“解放”的地区逃走。

14. 在老挝战区已俘获了许多属于正规部队的北越战俘。老挝政府已从死者身上发现的证件以及对战俘的审讯中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在我国的领土上大约有四万北越军队。长达几百公里的胡志明小道大部分是在老挝境内修建的。为了保护北越士兵去南越的过境及入境路线而调动大量的人力，这些事实本身就是对老挝最蛮横的干涉。根据日内瓦协议成立起来的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已经证实并向国际舆论谴责了这些事实。老挝政府自己也提出无可辩驳的

证据并使国际舆论了解这些事实，甚至在这里的大会上也几次提到了这些事实。老挝政府已经发表了两本白皮书谴责北越的干涉。尽管我们努力使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但似乎有一种默契笼罩着老挝事务，这种默契与深深折磨着我国人民的焦虑和紧张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场持续越久越会被人遗忘的战争正在我国领土上造成巨大破坏，对我国人民的未来造成巨大负担。

15. 越南战争的每一步强化都意味着老挝战争的强化；越南战争的狂妄行为就完全决定老挝战争的未来。但是，老挝不是越南。老挝问题已由一项在一九六二年日内瓦会议上得到保证并签订的国际协议<sup>3</sup>解决了。老挝的中立和领土完整早被所有大国，特别是被那个正在向我们进攻，用我国领土作为它对别处侵略的跳板的大国所承认。

16. 我们既是侵略的受害者，就有权希望我国的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通过北越军队的撤离而迅速地全部地得到恢复。十三年来作为联合国的忠实会员国，我们有权要求我们的邻国完全尊重我国的独立、主权和中立。我们相信老挝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党派，都不希望他们的国家变成任何国家的驯服的附属国，或者仅仅成为一台机器的齿轮，任人试验和摆布。我们冒着失掉部分国土的危险，拒绝向暴力、征服、甚至既成事实的压力屈膝低头。我们希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17. 我们不属于任何军事或政治集团。我们是中立的，我们要继续保持中立。我们的中立是最高国家法律，因为这在我国宪法上已有明文规定。我国的中立，不仅是我们在精神上的态度，而且也是一种政治上和地理上的必然。我们认为老挝问题应由老挝人自行解决，而不受外来干涉，并应根据佛教的宽容精神与和平共处的原则予以解决。

1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我们准备庆祝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居然从各方面看到那些权利不仅被忽视，而且遭到侵犯和嘲弄。使人感到痛心的是：联合国成立二十三年以后竟能容忍那些一味谋求霸权和统治的邪恶势力公开攻击正是构

<sup>3</sup>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签订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议定书。

成宪章基础的不干涉、不侵略、自决、和平共处和尊重独立的伟大原则。最后，当科学技术在加速发展的时候，看到正义、秩序和国际道德的减退，非常令人吃惊。三位宇宙飞行员的非凡技能就是上述情况在当前的明证。当他们在大气中运行，乘宇宙飞船环绕地球飞行的时候，他们继续在向幻想挑战。

19. 就我们而论，我们深信，只要我们集中一切力量克制民族自私心和统治欲，我们就能够在和平中求得国际缓和与合作。

20. 格兰姆斯先生(利比里亚)：阿雷纳莱斯先生当选为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主席，我谨向他表示利比里亚代表团和我本人的真诚祝贺。他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长期的经验，这就使大会有机会在世界局势使人感到焦虑的期间能得到久经考验的能手来主持。我们唯一的愿望是祝他能获得巨大成功。

21. 我也愿借此机会向它的前任罗马尼亚的曼内斯库先生表示他应该受到的敬意。曼内斯库先生如此精明干练地主持了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以及今年复会的审议工作。他在执行艰巨的任务中所表现出来的才干非常自然地赢得了我们大家的钦佩和尊敬。

22. 吴丹秘书长在联合国的工作中，努力工作，忠于职守，献身于国际和平与合作事业，所以应继续受到我们的赞扬。我们祝愿他能顺利地履行其艰巨的职责，并保证利比里亚政府对他的支持。

23. 利比里亚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新独立的国家斯威士兰最近加入国际大家庭。这就进一步证明我们组织终将具有普遍性的趋势。

24. 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是在世界局势充满着政治的紧张和不安的时刻召开的，这种局势的特征是朝着动荡和分化的方向发展，因而我们认识到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实现全世界所渴望的和平与稳定。

25. 尼日利亚悲剧性的内战已经给数以百万计的人带来了痛苦，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对缓和已给人类造成的严重问题将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这个问题部分是由于非法的外来干涉违反宪章所造成的。

26. 越南问题，尽管作出了努力，试图通过谈

判谋求该地区的和平，但仍未获得解决。要看到在巴黎谈判中哪怕是稍微取得一点进展也是困难的。在南部非洲存在着每况愈下的可怕局势，不久这种局势定会把我们引向严重的种族之间的冲突的边缘。

27. 与此同时，随着中东不断发生对抗，一触即发的危险并无减少。尽管有关各方有义务根据宪章明文规定以和平方式解决他们的分歧，但是自从一九四八年以来就不断折磨着我们的激烈的利害冲突的和解也还遥遥无期。

28. 还未作出足够的努力来增进和保持中东的和平与安定，主要由于大国的利益也和这个非常困难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促进与谋得这一地区问题的解决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直接有关各方的态度，也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态度。

29. 就在六个星期以前，世界目睹了对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不幸的军事占领，这种行动罪恶昭彰地违反联合国宪章。一个大国及其某些盟国的这种行动无疑加剧了紧张局势，并使对东西方缓和看来大有希望的步骤难以实现。

30. 我们的秘书长在其年度报告的引言中已经预先指出“国际伦理和道德准则严重沦丧”(A/7201/Add.1, 第174段)的后果，已经明确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国际局势的危险上，慎重地呼吁采取适当的补救行动来扭转这种不祥的趋势。

31. 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是世界秩序所依赖的中心问题。解决这一危急而棘手的问题的方式可能决定人类的命运。我们在这方面成就的大小取决于人们意志的力量；并且在我们方面，任何犹豫不决都将严重地危及我们的成功和不幸地削弱我们的意志。

32. 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利比里亚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重申他的对外政策和表达利比里亚对普遍和平所承担的责任等问题时，称：

“我们在国内将继续为和平而工作，并将为普遍和平贡献我们最大才智。我们将不仅努力谋求和平，并将全力以赴地追求和平。我们将不仅努力作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且将奉行那个原则。

“我们赞成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巴黎

签订的通称为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中所包含的原则，因为它谴责诉诸战争并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联合国宪章规定各会员国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义务，有人认为这表示进步了，但是我们认为那还不够。我认为由联合国公开而明确地宣布战争为非法是必要的。

“我们将准备几项提案并提交联合国及非洲统一组织，其原则与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中所包含的原则相似，这些提案将建议宣布使用武力和诉诸战争为非法，在普遍基础上作为应用的基本原则。

“……

“鉴于一些国家掌握着巨大的核力量和热核力量，人类应当寻求一个能避免全球战争以及将人类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办法。

“我们不知道超级大国和安全理事会其他常任理事国是否认识到它们对人类应尽的责任；并在安理会的支持下把它们自己视为世界和平的监护者和保卫者。

“……

“我们将建议大会授权进行一次研究，其目的是作出涉及法律争议的强制性裁决；着重研究扩大国际法院权限的问题。”

33. 利比里亚代表团愿意参加妥善的协商，以便研究能否成功地采取使上述提案具体化的行动。

34.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引用秘书长年度报告引言中的有关部分以提请大会注意是重要的，他说：

“在我去年报告的结束语中，我提请大家注意‘急需各国在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更广泛地依赖和平解决争端的各种方法’。关于这一点，我曾提请大家注意，可以利用作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的国际法院来解决法律争端。”〔文件 A/7201/Add. 1, 第 168 段。〕

35. 和平共处——在我看来就是世界上的和平——要求我们容忍别人及其思想。真诚地寻求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办法将考验人们谋求和平的决心和意愿。要支持联合国维护和平的行动，国际社会就需具

有同样的责任心。不幸，近来人们忽略了联合国活动的这一重要方面。这一重要方面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即联合国的重要基础、最终愿望和它的会员国所表达的希望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36. 但是仅仅希望和期待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自行增长和发展是不够的。有充分的证据和丰富的经验证实，要使希望成为现实则必须把希望与决心和努力结合起来。决不允许因为出于自私和集团的考虑来解释某些词语，以致使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悬而未决，而正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这个组织才存在于世。我国代表团要求寻求一条新的途径来解决联合国维护和平的整个问题，以便使我们的组织赖以建立的国际安全的梦想，在还有时间的时候，终将更进一步接近于现实。

37. 在动荡不安的状况下，对于要求已久的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反应仍然迟疑不决和令人失望。在其他问题中，我们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即全面彻底裁军问题几乎陷于停顿。令人奇怪的是，如此事关重大的问题却并未引起大家紧迫的感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不可能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无论如何我只得作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我们不能找到适当的办法来解决由于我们的自私行为所造成的动荡不安和紧张状态，全面彻底裁军的目的就不会达到，我想在座的许多代表同事们也许有此同感吧。

38. 在一些国家中，以极大的力量增加武器供应和参加竞赛，是这个问题的一个令人烦恼和令人害怕的特征。这种情况就使人类不能从其错误中学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悲观论断有了根据，必然会加深恐惧和疑虑。阻碍科学的进步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也是不可取的，然而为了人类的利益，控制和利用这些进步的发展方向，则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39. 在世界居民中，存在着贫富不均的社会状况，改善这种社会状况无疑比我们当前把一部分能量消耗于某些用途更为有利。为了使我们的努力获得最高利益，人类必须选择是走向自身毁灭的道路还是走向继续生存、并为自身及子孙后代谋求最大利益的道路。

40. 已为许多国家所接受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第 2373(XXII) 号决议〕仅仅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而已。如果我们考虑到它的潜在危险，或是它的一些缺陷所产生的后果，我们就会不寒而栗。在复会的第二十二届会议的第一委员会第一五六八次会议上，关于条约草案的辩论中，利比里亚代表指出，似乎条约草案基本上对有核国家的不扩散比核武器的不扩散更为重视，并且还指出，因为草案仅仅规定了向横面不扩散而没有规定纵直向上的不扩散，所以它就对实际的需要造成了一种危险的错误概念。

41. 由于现有的某些核大国不参加，对条约的效力也疑虑重重。那些核大国继续发展这些致命武器的事实使这种感情生动地流露出来了。这些以及其他并非不重要的原因支持着这样一种广泛持有的观点：我们必须作坚持不懈的努力，这种努力必须和真正的准备结合起来，以保证向着我们大家所确定的至关重要的目标前进。

42. 一般说来，关于外层空间问题所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成功是令人欣慰的。我们应当看到，而且真正看到在这方面的成就的重要性不仅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而且也证明人类决心掌握它们的命运，证明在这个地球和地球以外他们的道路上不管有多么难以克服的困难，他们都有能力和决心去克服。

43. 因此，需要提出来解决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问题。我们这个占地球表面七分五之五的广大地区，可能会点燃互相竞争的星星之火，也许还会造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另一次威胁。

44. 这一点，象外层空间的问题一样，在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复杂和竞赛的范围内，我们免除动乱与保持和平的能力受到人类在想出办法调节各种活动方面的努力和才能的考验。目前为了解决洋底问题，我们获得的专门知识已经超过了应付这个问题本身所需要的知识。但必须保持在这个崭新领域内进展的速度，以便使我们能够尽力设法对付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后果，这些后果并不是都能预见的。

45. 这个问题与我们在外层空间所面临的问题幸亏存在着不同的情况。我们拥有相当多的洋底矿藏

资源性质及规模的知识，当然洋底的这些资源比月球和其他行星更近，从而更容易探索。

46. 然而，即使一个能使人普遍接受关于洋底问题的解决办法似乎不比关于外层空间问题的困难少，我国代表团还是吁请国际社会为该地区制定一项制度，这一制度为大家提供均等利益和保护。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可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47. 几乎没有哪个问题比得上以前称为西南非洲的纳米比亚问题了。联合国的记录中写满了纳米比亚的问题，它比其他问题更能引人注意和更加消耗精力；它使这个组织的努力徒劳无益。

48. 几乎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就存在着南非问题。南非政府对这个组织的努力所表现出来的蔑视同样是令人厌倦、顽固不化和可耻的。那个政府以悍然不顾这个组织的劝告和决议的方式，对联合国的基础以及它所主张的宗旨不予承认并进行挑战。这些宗旨中有“……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和“……且不分种族……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49. 南非不承认驻西南非洲的联合国专员并且最近又在比勒陀利亚对纳米比亚自由战士进行残暴的审判，这就使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以便给予纳米比亚人民决定他们前途的权利成为问题的焦点。

50. 大会未能达到此目的，这就再一次突出了加强联合国的必要性。由于若干理由，包括南非政府的不妥协以及它还从一些会员国得到合作，所以对它采取最后行动就需要考虑它根深蒂固的经济和政治的因素。制定一致的、决定性的行动计划就一定要针对这些考虑因素，以迫使南非政府有所改变。

51. 另一个重要而不利的因素，是一些大国的行为与态度可以使人发觉对南非政府是那种言不由衷的反对。对一个政府的暴行仅进行口头上的谴责的政府实际上又是那些为前者组织且提供经济援助的政府。看到这种现象，使人感到非常不安。南非的情况就是如此。南非通过万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强行使用镇压手段的事例，不胜枚举。那个政府通过施行那穷凶极恶的政策将其非法统治扩展到西南非洲，也是不乏例证的。

52. 政治剥削和经济剥削现在已成了他们的基本原则，南部非洲政府——包括南非、葡萄牙和现在的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就是明目张胆建立在上述原则上并行使职权的。连日不断的报告透露，那些政府强化它们使用的镇压手段，犯下种种暴行，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原则，无视舆论以及不顾国际社会所作出的决议和谴责。

53. 一方面采取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武断立场，以及继续剥夺西南非洲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决权利，这全然不顾世界多么大一部分地区的人民对这项政策的不满、谴责和反对；另一方面，却允许那项有害而非法的政策畅行无阻。这就在我们的组织机构内滋长了起破坏作用的催化剂。

54. 罗得西亚危机的发展包含着矛盾，这种矛盾看来不可能有容易而预见得到的解决办法。这个问题的重点已经改变了方向和范围，它可以通过从单方面宣布独立以来发展的比较加以说明。那时联合国明确限制针对罗得西亚所采取的措施，甚至已决定采取的那些措施也是片面和软弱无力的。

55.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安理会第232(1966)号决议决定对南罗得西亚实行选择性的强制经济制裁，成了一纸空文。安理会早些时候就发现伊恩·史密斯政权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安理会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全体一致通过第253(1968)号决议，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决定对南罗得西亚实行全面的强制性经济制裁。

56. 自从单方面宣布独立以来，史密斯政权继续采取不妥协政策。由于其他国家的经济援助；由于联合国政府对这个政权实质上的鼓励和无效的石油禁运；由于索尔兹伯里政权使用未受到抵制的、非法的和肆无忌惮的立法手段以及系统地图谋剥夺非洲人在罗得西亚仅存的一点权利；最后，该政权最近对政治犯进行悲惨的、惊人的秘密屠杀，这就使采取经济制裁的措施遭到失败。

57. 大会按照第1514(XV)号决议通过了许多决议，重申葡萄牙统治下的领土上的各族人民对自由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要求葡萄牙立即应用自决的原则。然而葡萄牙政府的行动却是令人失望的。

它不仅完全无视大会的决议，也无视安理会的决议，并且藐视国际舆论，拒不执行任何决议或拒不给在它的非洲领土上的居民以自决权。

58. 为扼杀人民固有的自决权所策划和采取的镇压措施最终一定会失败。当代象这样的压迫包含着固有的矛盾，而且只能导致灾难。压迫是最大的祸患。它同样使人滥用最好的精力，无论是被压迫者还是压迫者都一样。政治剥削只能使剥削者的面容更加丑陋，它面临具有同样灾难性后果的两种前途：要么为谋求它的利益每天受着不道德行为的折磨，要么必须作出自我牺牲。

59. 让我重复地说一遍，正是为了葡萄牙本身的利益，它才应采取一种新政策，以便使它统治下的领土上的人民能自由选择他们所渴望追求的前途。即使葡萄牙现在拒绝，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它不能控制的，它迟早会迫使葡萄牙这样作。

60. 关于整个南部非洲问题，我想强调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我在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第一四三五六次会议〕上所讲过的话：葡萄牙管理下的非洲领土、罗得西亚、西南非洲以及南非都是同一问题的几个方面，需要采取行动来解决他们共有的问题。因此，企图找一个孤立的办法来解决一方面的问题必然会遭到失败。

61. 事实是：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并无正视南部非洲严重的危急局势的意愿，这种局势正是由于南非实行可恨的种族隔离政策，由于南非对联合国有关西南非洲的蔑视，由于葡萄牙企图阻止它在非洲领土上的人民行使固有的自决权而采取的镇压措施，由于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图谋忽视大多数非洲人的权利，以便为少数欧洲人设更多特权所造成的。

62.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赤道几内亚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它最近获得的独立。希望西班牙将在其非洲其他殖民地采取同样的行动。

63. 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叛乱，尽管只是局部的，有时却会造成社会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难民问题。据联合国统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难民数目已达七十四万人。目前的数字近达二百五十万人的记录，无疑还在逐日增加。其他问题也一样，难怪联合

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觉它的财政困难日益增多。

64. 这个问题今天在非洲或许比在其他任何地区更为尖锐。似乎这里的这个问题是个难以得出任何结论的问题。在现阶段，至少在非洲有关地区，切实可行的办法将取决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能得到多少国际合作，也取决于有关国家在照顾和遣返难民以及在消除产生难民的条件方面愿承担多大的责任。

65.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中面临的难题如此令人束手无策，恐怕其影响会危及国际和平。令人遗憾而不足为奇的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贸易关系上的不平等和不利条件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恶化。这个以事实为根据的结论已为那些妨碍完成联合国发展十年每年百分之五的指标的的原因所证实。

66. 尽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的结果并未达到准备时和预期的要求，但也许可以说，会议终于明确和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和贸易状况。关于这一点，注意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讲话中提到的下列原则是重要的：

“发展是希望发展的国家的主要责任。

“为了履行这种责任，外围国家需要中心国家的合作。

“中心国家提供的合作不应当是给予剩余物品——迄今为止就是如此——而应给予高度优先的考虑；它不能以这个或那个工业国家眼前的贸易利益为基础，也不是以工业国家借以取得一定政治特权的特别意图为基础，而是以解决……发展问题的目的为基础。”<sup>4</sup>

67. 我国代表团同意这些总原则。要承认这些总原则，就要求所有的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一样，必须签署一个宣誓书，不只是承认；还必须承担义务，而不只是单纯的赞成。

68. 从发达国家得到的资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

质量上都远远不够，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已经严重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形势正在迅速地、急剧地恶化到出现财政“赤字”的地步。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时，以下因素也是同样重要的：偿还繁重的债务负担，人口的增长以及国际经济衰退的整个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所造成的压力和影响。

69. 我国代表团希望，在国际贸易方面最近更加令人鼓舞的趋势，我们的经验和所增长的知识以及对各自伙伴困难的了解，将激励和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和贸易关系上的协调和必要的改进。发达国家和世界和平的长远利益，迫使发达国家改变态度，使其更情愿为发展中国家改善它们的条件和生活水平提供援助。

70. 最后，已经使世界局势恶化的紧张、不安、不稳定和不顺利的情况要求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朝着公正与持久和平的目标前进，否则就会造成很大的灾难。

71. 利比里亚代表团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在本届会议上讨论这几项议程的。我们希望本届大会能同心协力地作出决定，这些决定将使我们沿着积极和创造性行动的道路，为寻求和平与国际合作而向前迈进。

72. 阿梅拉辛格先生(锡兰)：危地马拉外交部长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阁下当选为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主席，我谨代表锡兰政府和锡兰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阿雷纳莱斯先生阁下来自人才辈出的拉丁美洲大陆，这次担任这一崇高职务，可以信赖他能保持外交职务的崇高典范和优良传统。他的拉丁美洲同事们在这方面是有理由享有盛名的。我们祝愿他在本届会议期间获得成功，愿他主持审议时能够圆满完成任务。我们保证与他合作。目前他的身体不适，希望他很快会完全恢复健康。

73. 我国代表团还得借此机会对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主席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阁下在会议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出色地主持了远远超出一般会期的一届会议。

74. 人们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面对大会尚待讨论的这份文件〔A/7201/Add.1〕，即秘书长关于去

<sup>4</sup>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二届会议，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8.II.D.14），附件九，第417页。

年本组织工作年度报告的引言。吴丹秘书长为我们深刻地分析和客观地估计了国际形势。为了减少国际局势中最动荡不安的因素，他提出令人钦佩的直率而明确的建议，这些建议也许不符合个别国家的政策，这是不足为奇的。只有那些并未深深介入而感到局促不安的国家才会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秘书长年度报告引言中的内容证实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忠实公仆的诚恳和仁慈。有些人受命采取的行动方针和执行的政策与秘书长的建议并不一致，这些人既不能赞赏也不能理解洋溢在整个文件中的同情精神。但至少那些不是这样受约束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和赞扬秘书长所表现出来的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我代表我国政府为秘书长的这份文件表示祝贺。尽管他饱受挫折，但仍孜孜不倦地为联合国组织与和平事业而奋斗、献身，我们对此表示高度的赞赏。

75. 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宣读这份文件听起来是令人感到沮丧的。在第二十二届会议〔第一五八八次会议〕一般性辩论时，我们在对秘书长去年年度报告的引言的发言中，也发表了相同的看法。今年我们不妨重复一下去年的发言：过错并不在文件的作者而在资料的本身。只有靠联合国的会员国，才能作出成功和希望的记录而不是失败和失望的记录。

76. 去年大会进行一般性辩论的过程中，我们明确两个主要的危机地区：越南和中东。这两个主要危机地区的局势所造成的问题，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威胁。然而，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发展趋势被有些人认为是违反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稳定与完整的利益的。为了阻止这种政治趋势的发展，华沙条约国中的五国武装部队侵入那个国家，于是造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相形之下，这就使越南和中东危机显得次要了。

77. 如果这个组织要寻找避免将来发生类似局势的办法，就应从正确的历史角度来看待所有这类性质的危机。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历史，并非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开始。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必须放在适当的历史角度来看待，以免成为其他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领域内更严重玩忽职守的借口。

78. 在对华沙条约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在捷

克斯洛伐克的行动表示强烈反对时，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当前的处境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是，确认他们有权在不受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决定本国的事务。这种权利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的主要象征。它是建立与维护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唯一基础。不管因来自何方或在什么情况下的外国干涉而削弱或限制了这种权利，都不应受到联合国的支持。必须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必须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的自决权利。正是以联合国宪章的名义，我们要求派有武装部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各大国毫不迟疑地将部队撤出；并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自由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79. 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其中两个超级大国首先有能力有效地履行这一职责。这个大会和这个组织还得希望它们做出榜样，这也是对它们作为领导者的真正考验。对这个组织的大多数会员国来说，正因为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法免受外国的干涉和侵犯，所以它们只有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才能得到安全的保证，从而使加入军事同盟的需要过时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军事同盟的本身就是对国家主权的一种限制。

80. 可以回顾一下招致国际道德沦丧的几次国际危机：一九五四年及以后的越南；一九五六年的苏伊士和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危机可以提醒我们：要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就不能仅限于口头上的承诺。

81. 今天，我们再一次强烈地感到，在国际关系中需要一种温和的势力。这种势力只能由既不承认两大思想体系，又不属于两大强权集团及其各自的支持者的一批国家来发挥作用。冷战产生了以不结盟形式出现的这样一批国家，这批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不分一切差异和区别而能根据宪章的信条自然发展成一种共同哲学的集团。过去几年里，我们有理由认为该集团已真正起了作用。尽管越南战争还未解决，它们在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各自的集团之间，也算对日益增多的亲善与越来越多的合作作出了微小的贡献。然而我们的希望看来尚为时过早。今天不结盟组织再次可以发挥一种举足轻重的作用。不结盟集团每增加一个成员都能大大加强缓和作用的力量。在两大集团之间发生危

机的时刻介入其中，一方面在大国利益之间努力使双方和解；另一方面，使宪章的原则及其为解决各种争端所规定的程序付诸实现。

82. 去年，我们在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详尽地谈到了产生越南冲突的根源。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驳斥一种借口，即外国不顾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在越南进行干涉是为了保证越南人民获得自决权。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要制定的恰好是这种自决权。它让一国人民通过自由投票来选择他们所喜欢的政府形式和政治与经济机构的类型。

83. 今天我们重申：只要认真地、严格地遵守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的原则和规定，就可以使越南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无数事实足以证明，一九六六年进行这样的自由选择本来可以使越南的真正解放者得到不少于百分之八十的选票，这个真正的解放者现在却被视为它自己人民的敌人。我们认为，这就是当前越南冲突的根源所在，而不是什么大国关心越南人民的自决权利。这就显示出日内瓦协议未得到遵守并不是为了自决的利益，而是为了步法国殖民主义的后尘，将预定的一种政权形式强加在越南人民头上。如果自决的代价意味着毁灭，那么自决对于越南人民说来，也就没有意义和价值可言了。

84. 自决的原则，换句话说，就是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才有权决定该国的内政，而不容许来自外部的干涉。去年我们提请大家注意锡兰总理的提案。该项提案提出越南的内政应由有关三方，即西贡政权、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北越政府通过协商的形式进行解决，而不容许外来的干涉。我国总理建议有关三方首先应举行会议讨论停火的先决条件。我们承认其中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停止对北越的轰炸；随后为了保持现状而达成有关临时程序的协议以及各方停止交战行动和撤出全部外国军队。

85. 我们重申一下我们的信念：如果要为巴黎会议桌上创造和平的推动力，那么就应当对北越停止轰炸。那些已经对越南进行了干涉的国家应该明白，它们不仅应对半个国家和一半人民负责，而应当对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负责。光荣地实践诺言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这是一九五四年在日内瓦对越南人民提出

的。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使那个不幸的国土恢复和平和重新获得希望。

86. 关于其他危机地区：中东，去年十月十二日锡兰代表团在大会的辩论中曾说，当时局势中最动乱的特点是以色列恬不知耻地一心想将从军事行动中强占的大片领土据为己有，并以在这片土地内建立以色列的永久殖民地的方式将这片土地永远并入其版图。我们再次声明：如果大家拥护宪章的原则，联合国就必须向以色列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迫使以色列撤退到它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阵地上去。还必须坚持不举行任何谈判或附加任何先决条件即应撤退。自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以来，十七个月已经过去了，以色列方面在战争爆发一周年时，公然炫耀武力，蓄意对阿拉伯人进行残酷的报复——这与它所宣称对来自对方的挑衅而采取的行动是毫不相称的——以及为了巩固它霸占的领土的利益而作出露骨的计划 and 准备。

87.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来，安理会在每隔一定时间内所通过的决议都是对以色列政策可能的最严厉的控诉。安理会强调用战争取得领土是不容许的。它已经明确指出：要在中东保持公正与持久和平，不仅需要以色列武装部队从一九六七年六月冲突中所侵占的领土内撤出，同时还需要停止一切领土要求和结束交战状态；尊重并承认在该地区内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有权在固定和得到承认的边界内和平地生活而不受威胁或武力侵犯。连同这些要求，安理会还确认必须保证通过该地区的国际水道可以自由航行；必须通过采取包括建立非军事区在内的措施，使难民问题得到公正的解决；保证在该地区的每个国家领土不受侵犯和政治独立。

88. 当卷入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的两个阿拉伯国家宣布接受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时，以色列所作出的反应却是强行提出旨在蓄意挫败安理会决议的条件，避免服从决议，并使该项决议难以实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所作出的耐心努力由于以色列坚持要求与阿拉伯人直接谈判而遭到了挫折和失败。

89. 我愿重申我们去年在一般性辩论中所采取

的立场：即以色列所谋求的承认必定是和解的终止，而不是和解过程的开始。联合国的成立是为了建立新的方式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这种新的方式与要求承认战胜国军队可以强行提出条件是绝不相容的。同样，也不能通过使用武力的方式强行要求承认权。

90. 我们支持以色列拥有在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生存的权利。联合国最能充分保证这一权利。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这种保证。然而，以色列却未能接受该项决议所提出的条件，好象自愿置身于国际法的范围之外，并使它自己凌驾于联合国宪章之上。这个组织有权要求以色列做到的，并不是以九条诫来反驳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安理会决议，而是无条件地接受该项决议。

91. 我国代表团愿向秘书长派往中东的特别代表雅林大使表示谢意，感谢他以耐心和毅力坚持履行一项极为劳神费力的使命。我们相信，以色列仍有回心转意的希望，不管这一希望还有多么遥远，雅林大使是可能继续完成他的使命的。我们相信，随着二十一年动荡不安的局面的结束，中东最终将会完全恢复平静。

92. 还有另一个危机地区，从表面上看来，虽说那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不那么直接和紧迫，其潜在的危险性并不亚于其他危机地区。种族隔离和白人至上的罪恶政策将使数百万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南非的非洲人永远遭受奴役，它最终的结果可能引起剧烈的变动。如果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面假惺惺地装做忠于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民主的原则；一面却又继续对犯法的政权安慰、鼓励、姑息养奸，那么就不能制止这些政策的推行，更谈不上扭转这些政策了。联合国必须要求停止玩弄这一阴谋，并保证努力使南部非洲大多数非洲人获得起码的公平待遇，使他们不致被玩弄模棱两可的词藻和施展阴谋诡计而受到致命的危害。

93. 灾难即将来临的南部非洲上空，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南非政府及其在非洲的帮凶们，葡萄牙政府和南罗得西亚非法的伊恩·史密斯政权应对这一情况负责。只有作为南罗得西亚管理国的联合王国和其他主要大国才有力量削弱那些一心想使非洲陷

入悲惨命运的人们的意志。我们希望联合王国和其他主要大国在为时尚不太晚前，认清它们的责任。

94. 附属地的人民在解放的道路上前进。我们高兴地向最近被接纳加入这个组织的会员国斯威士兰王国表示欢迎。我们祝愿斯威士兰政府在运用自由的尊严为其人民带来繁荣和进步的幸福的工作中获得成功。

95. 我们也要向最近在非殖民化政策和其过程中受惠的赤道几内亚致以亲切的祝贺和真挚的良好祝愿。西班牙政府体面地逐步废除悠久的帝国传统，我们认为向它表示祝贺也是适宜的。

96. 虽然国际形势呈现了阴郁的前景，但这一前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阴郁的。联合国也取得了一些振奋人心的成就，表明在重大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并未完全失望。其中最主要的成就是，第二十二届会议在复会期间以令人信服的多数通过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见第2373(XXII)号决议〕，尽管条约草案所得到的支持在许多情况下还受到一些重大保留意见的限制。

97. 今年九月在日内瓦召开的无核武器国家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保证它们的安全而作出安排，作为对无核武器国家放弃生产和拥有核武器权利的回答。不扩散条约谋求制止核武器的扩散，以免因核武器无限制地分布和部署而增加核战争的危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无核武器国家会议未能考虑到核扩散的另一面，它的危险性并不亚于该条约所力求消除核扩散那些形式的危险性，这就是在不拥有、生产或控制使用这些武器并在放弃上述权利的国家的领土上安置核武器。不结盟国家一九六四年发表题为“和平和国际合作纲领”<sup>5</sup>的开罗宣言和大会第2153(XXI)号决议的实施部分第4段明确或含蓄地提出，力求预防或阻止这种形式的扩散。一个核武器国家在一个无核武器国家的领土上安置核武器，不管这个国家是否放弃生产或拥有核武器的权利，还是被剥夺了控制核武器的权利，本身就是对不扩散条约基本原则的否定。

98. 全世界最为关心的是，防止核战争及由此而产生毁灭全人类的威胁。如果核武器国家真正急于

<sup>5</sup>文件A/5763。

要防止核战争，只要放弃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是完全有能力这样做的，但他们并未表示这种愿望，这就加深了无核武器国家的恐惧和疑虑。我们不只一次地敦促在不扩散条约生效之后，应立即采取下列行动步骤：核大国无条件地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缔结全面禁止试验条约；停止生产核武器和冻结储存核武器；最后逐步拆除核恐怖装置。

99. 拆除核武库不能受建立常规武器的适当平衡力量的约束的论点，是与裁军一定要按适当的先后秩序分阶段进行的缓慢过程这一论据互相矛盾的。如果唯一优先考虑的就是全面彻底裁军这个最终目标的本身，那么我们自己就会听任讨论拖长时间而不会得出任何实际的结果。

100. 裁军普遍认为是一个实力和物质的问题，是一个将军备裁减至最低限度基本上符合和平的利益与政策的问题。这样看问题的根据是裁减军备就可以防止战争的这一谬论。它完全未考虑造成战争的直接原因和紧张状态达到顶点即爆发战争的这些因素。这都是由于各国的贪得无厌，互不信任和恐惧不安，特别是不公平所造成的。消除或减少这些因素就可以消除战争或减少战争的危险。致力于这一目的的国际会议多半比各大国集团或各国之间在互相怀恨在心、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气氛中讨论裁军的效果好些。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解决争端的程序，而且是在各国之间创造一种可以防止发生争端的亲如兄弟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用沃尔特·惠特曼的话恰当地描写成“那种刚毅友谊的炽热感情比法律或条约的约束力更大”。

101. 可以满意地引述去年获得的另一个成就，这个成就虽说才是个开端。这就是指定研究和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利用其资源为人类服务的特设委员会。我荣幸地担任该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我借此机会第一次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面前，谨对该委员会的委员们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表示我个人的深切谢意。这个委员会作出的贡献，对我们大家的未来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还要提到的一点是，联合国有机会和衷共济地进行合作，为了大家的利益和富裕而团结一致共同开发和利用这个地区惊人的资源。

102. 特设委员会由于巴西政府的慷慨支持，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中结束了各项审议，并通过了一项报告〔A/7230〕。该项报告在本届会议期间将提交第一委员会和大会讨论。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问题和指出在探索、保护和利用洋底及底土进行国际合作时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委员会委员们心目中考虑得最多的、希望最大的是，使该地区不供军用而专用于和平目的；防止纯粹为了各国的私利而发生国际竞争，以开发和利用该地区取之不尽的矿产资源。

103. 就开发经济资源而论，关于调整该地区一切活动及防止将该地区作军事用途而制定一套原则固然重要，但为了使这一项目进一步取得进展，还须将明确划定上述地区界限作为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目前现有法律对确定在公海下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国家管辖范围的界限，太不明确和含糊其辞了。如果该地区的界限都不清楚，那么任何已经决定和一致同意的原则就没有多少关联和价值了。

104. 我国代表团希望由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来审查该地区划定界限的问题，并立即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在划定这种界限时，必须考虑某些国家地场所毗连的大陆架的特殊问题。我们承认有必要按照国际法使公海的传统自由不受损害，任何修改必须从有利于所有国家开发海洋资源的利益出发，必须从为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和平与和睦的需要出发。

105.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三日，美国总统在华盛顿海军造船厂对这个问题的讲话中，雄辩地说明这些原则应指导我们进行努力和作出决定。他声称：

“我们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决不能容许在可以获得海产丰收和矿藏财富的前景时，让沿海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新形式的殖民竞争。我们必须小心防止在公海下为了争夺土地而进行竞赛。我们必须保证深海和洋底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全人类的遗产。”

106. 这一声明是希望的信息。如果在那里讲的原则能为大家所接受，成为所有国家的信条和政策，它就能标志出一个国际合作新纪元的开端，并能使联合国走向可以获得一项最光辉的成就的道路。

107. 特设委员会就两套提案顺利地达成了广泛

的协议：一个是提交大会的总原则的宣言草案；另一个已通过的原则的声明草稿也是提交大会的。这些都在特设委员会报告第88段中提到了。首先，总原则的宣言草案是特设委员会中拉丁美洲小组和亚非小组共同努力的成果；另一套原则，即已通过的原则的声明草稿是特设委员会中北美、南欧、远东和太平洋的小组的国家共同努力的成果。特设委员会中几乎全部亚非国家的委员也同意这个声明草稿。这两套原则对这个议题作出了最富于建设性和最有价值的贡献，并对最终能适用于调节该地区一切活动以及为人类造福而开发其资源的原则提供了达成协议的基础。

108. 发展中国家满怀希望地期待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的合作，没有他们的合作，这一项目就不会取得进展，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也不能逐步实现。我们希望在本届会议期间，大会将要进一步作出决定，使我们能达到倡议、审查和研究这一问题的大会所作的决议的宗旨和目标。

109. 在检查去年贸易和经济发展问题方面的成果时，我们不得不又要讲一些泄气话了。对于早在今年年初于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人们曾寄予莫大的希望，但取得的成果甚微。联合国发展十年还有两年就满期了，要达到它宣布的指标发展中国家为百分之五增长率的希望很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重点还得放在以下方面：初级商品的贸易；争取优先发展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增加流动率以及在更宽裕的条件下，争取国外资金有更大幅度的增长等。主要农产品和矿产品占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五。如果不将对较少数发展中国家有影响的特种商品石油计算在内，我们就会发现，主要农产品和矿产品占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五。这些产品的长期不稳定性，它们出口价格看来有难以逆转的下降趋势以及同类合成品或代用品的竞争，并不亚于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保护贸易政策所造成的危害，这些都证明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难以克服的障碍。

110. 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为其发展计划提供经费的外汇储备，受到了出口价格降价和进口价格提价的双重打击。由此而引起贸易条件的逐步下降就造成了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入大量资源，相应地减

少了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与多边贸易机构对这些国家进行援助的利益。

111. 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五年期间，由于贸易条件逆转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在外汇收入方面的损失大约已达一百三十亿美元。这一数目几乎等于：在同一时期内，这些国家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和多边贸易机构所得官方援助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如果我们从这一官方援助中扣除表现为资源外流的债务偿还，就可以发现：外援所导致的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净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是微不足道的。

112. 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锡兰的贸易条件持续下降，它的资源严重外流，而一九五八年决不是锡兰三大主要出口商品茶、橡胶和椰子产品的最好年成。这三种商品的出口价格从一九五八年的水平下降，使锡兰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十年间的外汇收入损失约达二亿八千一百万美元。这是锡兰向它的贸易伙伴们，主要是向发达国家经济市场转移资源。这个数字由于未将同一时期内我们进口商品涨价的情况考虑进去，所以并未显示出贸易条件的全部影响。我们在同一时期内得到的这种外援所能补偿贸易损失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

113. 这些因素是不能由发展中国家控制的，但却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明显的经济特征停滞的主要原因。我们希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能作为优先考虑的项目，加紧努力，找出能够满意解决面临初级产品贸易问题的办法，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使有关商品定价、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贸易自由化以及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世界真正转移主要资源等各种政策取得同意，以便使发展中国家摆脱当前经济停滞的状态，并加速它们的经济稳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进程。

114. 在国际合作方面的一切努力，特别是处在面临不扩散核武器和裁减军备等问题的这一时刻，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这个组织的工作，所能取得的成果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听到一种说法，就是当前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者有无可争议的权利作为联合国一个创始会员国留在这个组织内。这种论调完全无视这个组织的成员乃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这一

基本原则。它无视这一事实，即在联合国成立时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所取代了。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是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中国人民在这个政府的治理下已经生活十九年了。正是要恢复中国人民的合法权利，就需要接纳中国人民的唯一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115. 我们还听到一种说法：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会员国时，就得考虑由此产生的福摩萨蒋介石政权的地位的实际问题。一个建立在正义与国际法原则基础上的组织，首先就有责任遵守和实行这些原则。不能牺牲这些原则来迁就实际问题。我们有义不容辞的义务来遵守这些原则。要履行这一义务就要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

116. 我们希望，那些自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会员国资格真正感兴趣的人不要对他们公开表示的愿望漠不关心，甚至坚持认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应作为重要问题来处理。如果这个问题重要，那么我们就应寻求一切办法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而不应支持肯定会阻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方式。

117. 最后我想要讲的是，人类的崇高才智几乎已使人类达到宇宙的领域，而这一点是只有他过去引为自豪的想象力才能向往的。苏联探索者五号和美国阿波罗七号宇宙飞船的光辉成就激动了全世界的人心。但这还不应被看成人类努力的顶峰。如果人类要逃脱普罗米修斯的悲惨命运，那么现在就应从研究科学的实验室转向研究人类关系的实验室，全力以赴地从事一项重要得多的发明工作，即发明一种可以将国际友好的梦想变成现实的道德准则。

118. 维尼维奇先生(波兰)：象历来情况一样，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为每个会员国提供一种特别机会来对世界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发表意见。问题之多，简直出乎我们的意料。有些问题在各届大会的议事日程上都提到过，但却是议而不决。我们也曾从这个讲坛提出过另外一些问题，充分理解到那并不是一些可在联合国各机构的范围内得到详细考虑的问题。这两类问题都对国际关系的政治气候产生了影响。我们的辩论

之所以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特别注意，原因就在于此。虽然他们对我们的组织往往寄予过多的期望。然而与此同时，联合国有许多不是那么可观，但却是影响深远的主要成就，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119. 我们相信，对待世界上各种国际问题采取一种严肃的现实态度是使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得进展的先决条件。我们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同时并存。这并不是人为的分裂，相反地却是人类社会在当前历史时期中自然发展的结果。因此，懂得了世界分裂的这种性质，我们就不会看不到世界的统一性以及所有国家和社会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我们可以任意支配大量建设性和毁灭性的手段。我们是要取得进步与和平合作呢，还是随波逐流地漂向一种没有任何国家和人民能够幸免的浩劫呢？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了。

120.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各种现实虽然对大家最清楚不过了，有些人却作了一种带有偏见的解释，这种解释将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后果说成是十分可怕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表现出一种正确的态度，一贯努力增进和巩固各种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与合作。然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它们政策的实际效果往往总和它们的公开宣言自相矛盾。这种政策与国际形势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它不仅忽视了各种不可否认的现实的存在的，而且企图更改世界上现有的均势，但这却是枉费心机。

121. 现在，我们再次重申以前曾经反复强调过的观点还是极端重要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并将继续存在下去。各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过程就同时构成对于许多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具有支援作用的杠杆力量，这些国家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已选择了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的确也间接地影响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正在发生的内部变革。事态的发展只能如此，因为社会主义现在是，并且将来仍然是属于未来的政治社会制度，一直为通向未来的时代铺平道路。

122. 未来也是属于许多那样的国家和民族的，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短暂时

期内，它们已经卷入了正常国际关系的洪流。在那些国家里，也无人能扭转历史的进程。诚然，那些年轻而往往缺乏经验的国家机构为了取得地位和影响，还必须克服它们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但是它们越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越是依靠它们所属的整个地区的集体努力——并不单是从地理观点着眼——并且越是坚持不懈地摆脱来自外部的有害于它们独立发展的一些新殖民主义势力，那么，它们就会越快获得成功。在这些努力方面，各社会主义国家一向是和它们团结一致的。我们与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并尽我们的最大可能提供援助，这是我们政策固有的特性。和平对它们之不可缺少，正如和平对我们是必要的一样。

123. 我们的组织有效与否，就取决于对当今世界上所有这一切毋庸置疑的现实的认知，取决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着眼于未来，而不只是留恋那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如果联合国曾一贯以这种认识作指导，它就不会在许多决议上犯下错误。那就不会有那些徒劳无益的辩论，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被不公正地拒绝在这个组织内享有代表伟大中国人民的唯一权利。那些占领南朝鲜的美国军队就不会滥用联合国旗帜阻碍曾受残酷考验的真正勤劳民族走上团结的道路。那种为废除违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或为纳米比亚的未来而进行的斗争也不会只以通过几项决议而告终——那些决议是无效的，因为它们由于种族主义政权的公开或隐蔽的支持者采取行动的结果，不是被减低效力，就是并未完全执行。那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会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样，终于会在联合国内有一名观察员，而且这件事本身就会为这两个现存的德意志国家取得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铺平道路，这正是一种人们所希望的，也是合理的结果。我们就不会讨论联合国的普遍性问题了。我们的组织已经具有普遍性了。

124. 当然，不需要举出更多的事例来。在我将波兰代表团的意见作更充分的陈述时，这些事情就会一目了然。因此，此刻请允许我下结论——不是我发言中的唯一结论——即联合国威望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放弃现在用来评价国际情势的那种双重标准。

125. 现在世界形势的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是必须保障国际安全。军备水平，就其本身性质来说是国

家安全的一个虽然不稳定的，但却是一种必要的因素，很明显就得取决于我们怎样以及根据一些什么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某一方自动地在军备方面采取某种具体措施，就迫使另一方作出对等的决定，即使它并不认为那是可取的。这种继续加速军备升级的逻辑，这种死亡螺旋上升的逻辑，就如此明白地显示出来了。

126. “威慑力量”的理论并非产生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并非产生于波兰。我们从来未同意过世界的安全应依赖所谓“恐怖均势”的论点。我们总认为裁军问题是联合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最好的证明就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同波兰一道多年来在这里提出过无数的建议。

127. 人们很可能陷入忧郁的沉思中。在上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时，裁军问题取得具体成果就要容易得多。例如，联合国在一九四六年就曾通过第一项裁军决议〔第41(1)号〕，本来好多努力和好多人力物力都可以节省下来，但是并未达到这个目的，这不能怪我们。我敢冒昧地这样说，也并非要大家分担责任，历史会得出结论的。至关重要的是要从以往的经验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128. 现在摆在世界各国政府和议会面前有一个经过彻底讨论并取得一致同意的条约形式的新文件。我指的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2373(XXII)号决议〕。它应被视为停止并进而扭转那种最危险的核武器领域军备竞赛的重大因素之一。应该在尽短时间内不遗余力地使这个文件成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国际法准则。波兰毫无保留地签署了这一条约，到适当的时候，我们要使该条约获得批准。

129. 那些对后代逃避履行这种基本义务的国家，的确承担着重任。它们的徘徊犹豫是不能用进一步使这一文件“完善”的论据来解说得了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追求上述文件更加完善，就可能对这种性质紧迫又无疑是良好而有益的条约造成危害。因为在妥协过程中是很难达成一种十全十美的协议的。无论如何，那些从狭隘而自私的政治投机的立场出发，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国家对在裁军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害是要承担难以估量的责任的！在我心目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人所共知的波恩政府的立场。

130. 不扩散条约既然开辟了新的更广阔的前景,就应当加速裁军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此刻,苏联已向本届会议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提案,并在这些提案中建议进一步采取许多裁军的步骤,大会无疑将给以应有的注意。这些有充分根据的倡议中,要求禁止使用核武器是应该特别加以强调的。接受这一建议就可以对无核国家有效地加强在不扩散条约生效时所提供的安全保障。

131. 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愿向大会郑重恳请也要全面考虑细菌和化学武器的制造和使用的问题。许多有关不断改进这些大规模毁灭性的新武器的报告已经公布,并引起了极大的焦虑。在我们集中精力讨论艰巨的限制和削减核军备的问题时,让我们不要允许新的甚至毁灭性更大的武器出现!

132. 不扩散条约还可以鼓励进一步提出关于部分地区裁军步骤的倡议。波兰专家们在继续仔细研究这一问题。不应当象一九六三年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之后将许多机会都丢失那样,将这里产生的各种可能性都白白地抛弃掉了。

133. 现在我在这里不提及关于外层空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协议。那些协议的意义似乎并未引起公众的兴趣。他们深为关切的是在我们这儿地球上建立彻底的秩序,根除战争的危险,把现在消耗在军备上的资源用来制止饥饿和满足那些最需要资源的国家在经济上的要求。

134. 波兰代表团想和往年一样详细谈谈对我们有特殊关系的欧洲问题。正是在欧洲,各大国具有最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军队直接发生对抗。正是在欧洲,有一个国家,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签订的具有约束性的各项协议所建立的边界。这个国家的官方政策给某些趋势提供一种肥沃土壤,这些趋势却是那些有充分理由不能忘记第三帝国的人们所熟知的。这个国家仍然一心将已经庞大的军火库再加上一顶核武器的王冠。根据最近的报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在利用四大洲十二个国家中的军事基地、训练中心、靶场和军事研究中心等。

135. 正是在欧洲,心里作战中心的活动甚嚣尘上。我只提出其中一个受美国资助的,称为“自由欧

洲电台”的活动。很明显,所有这些活动都具有一种蛊惑人心的性质,并将矛头指向现有的欧洲均势,而且特别指向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还可以补充一句,最近就在八月二十五日正式宣布西德“必须努力改变当前的欧洲现状”的正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基辛格。

136. 诚然,单从表面上看来,欧洲好象是世界上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我们所知道的帝国主义势力曾对非洲的统一做出分裂的尝试,对许多非洲国家内部的团结作出破坏的尝试,对拉丁美洲的逐步进展的联合作出阻碍的尝试,对亚洲用各种新殖民主义的阴谋作出吞噬的尝试——正是那样一些帝国主义势力正在欧洲紧密地配合进行活动。

137. 波兰不遗余力地对付这些危险并寻求欧洲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一贯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制度提出一种建设性的纲领。一九五七年波兰外交部长就正是在这个讲坛提议建立中欧无核区〔第六九七次会议,第136段〕。后来,我们为了在那个地区冻结核军备提出过一项修正案,凡是愿意参加的其他欧洲国家都可以参加。

138. 我们已经反复多次地促进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让我们回忆一下,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一般性辩论〔第一四三四次会议〕中我们的发言,那时我们为这样一种会议提出过一种可能采用的大概议程。除其他事项外,其中包括促进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重大问题,那就要求消除许多人为的障碍,西欧经济一体化计划就是利用这些障碍把欧洲的统一割裂开来的。欧洲是一个整体,欧洲并非从易北河以西开始。

139. 社会主义者对欧洲的看法是以承认现状为基础的。这种概念并不是要将一个洲上的各个国家结成集团,躲在成堆的火箭和关税壁垒后面保护自己。我们的概念是倡导和促进缓和的过程,并在所有可能的领域内促进各国的关系。然而,我还愿向有关各方讲清楚,缓和的道路并不是通过谋求分裂东欧可以达到的。不仅由于我们具有共同的理想,而且还由于民族主义的共同利益,因而东欧现在是团结的。缓和的道路只能通过承认这种团结的存在才能达到。

140.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我们许多方案和建议已经得到西方舆论界以及许多西方国家政府的同情和了解。我们和一些西方国家所开展的双边对话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我们不愿低估它的价值，而且还要在继续接触中加以扩大。

141. 由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各项特别提案，没有一项得到贯彻执行，甚至连逐步实行也未做到。欧洲各国的外交部都十分清楚，所有这些善良愿望无法实现就是由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采取了一种消极态度。这就是我们对德国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些西方邻国所采取的态度不同的原因。我们十分明白，那些国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分担我们许多忧虑，他们还是把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建立在盲目的信仰上。然而，我们在政策方面不能只受一些善意的宣言所指导，我们定要靠行动。德国问题必须服从欧洲安全的要求，而不是相反。我们的政策一贯如此。过去，只要这个基本真理受到忽视，欧洲就成为悲剧性战争的牺牲品。那些战争不但吞没了欧洲东部和西部，最后还吞没了其他大陆。

142. 我真诚地相信，波兰代表团关于欧洲的讲话首先会得到那些定要在这一地区提出所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人的认真考虑和理解，那样做就违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已明白表示过的意愿和请求。就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兄弟代表团和一个兄弟国家。真正令人遗憾的是，一提这个问题，许多发言人就好像失掉衡量是非的能力，不能准确估计国际生活中某些事件的相对重要性。请允许我引述一位当代哲学家的话，他警告人们不要在一个这样“危险的世界”上向一种妄想的心情屈服。“我不愿设想这些发言人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跟着腊斯克先生的脚步走。跟着他走，只能误入歧途。正是已故的肯尼迪总统，他警告说：“美国既不是无所不能的，也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人……”；并且他还下结论说：“不能对于每个问题都来一个美国式的解决办法。”阿瑟·戈德堡先生最近又回忆过肯尼迪总统所讲过的这番话。

143. 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无疑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注意。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在今年联

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并未反映出这一情况。我们对于正在越南发生的事情不应该也不能置之不理。

144. 美国对越南政策的悲惨记录是那样长，并为人所共知，它不可能使人们对它的政策抱有幻想。美国向世界舆论所表示可以通过政治手段解决越南冲突的立场经历了种种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点：美国总是把新提出的要求放在它以前认为可以接受的条件之上。只有一个因素不变，就是在越南继续进行军事行动。

145.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波兰人是有所了解的。我们在外交活动中不遗余力地协助用政治与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越南冲突。我们这样作的动机是要为和平事业作出贡献。我们曾对有关各方的要求都作出过反应。美国在这里的代表们是知道这些事实的。不过，现在还不是对这些事情进行充分讨论和公开透露的时候。

146. 把进攻越南的军事行动的升级说成是对和平事业的努力；把越南人民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侵略者强加给他们的斗争——硬说成是一种倔强的好战表现。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说法距离现实更远了。我们曾不只一次地在这个讲坛以及其他地方讲过，这种办法是无助于和平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多次强调说明愿意和平解决冲突，并以同意不提先决条件就开始巴黎谈判来证实它的诚意。然而，人们不应把和平解决与投降相提并论，正如不要把侵略的受害者与侵略的犯罪者混为一谈一样。

147. 并不是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开辟了巴黎谈判的道路。事实上，尽管由于越南人作出了善意的表示，并且有关各方已在谈判桌旁边就座，但轰炸最终还会阻碍进行具体而有效的谈判，因此，立即无条件停止进攻北方的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必须在那些已向全世界，尤其是向美国，证明它们是越南人民真正代表力量的建议的基础上找出一项具体的政治解决办法。在这一方面，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已就越南南方局势的解决办法提出一些现实的基本原则。

148. 那么，现在人们就能有理由设想，把这一场富有才干和创造力的英雄越南民族毁灭十分之一

的残酷战争，服从于一九六八年正发生了扰乱一个大国、即美国内部生活各种矛盾的需要。我们十分严肃地讲出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应该讲的话，但无意触犯别人：如果有人要收拾自己的房子，就让他在家里收拾去吧。不必用越南爱国者的生命作牺牲，他们决不会危害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将来也不会那样做。必须让那些爱国者和平地生活，决不可干扰他们。对于美国人民，我们只能表示我们的善意。自从美国争取国家独立而进行斗争以来，毕竟有太多的纽带把我们两个国家彼此联系在一起，虽然乔治·华盛顿的美国当然和约翰逊总统的美国是根本不同的。

149. 我们不去加入那些关于中东冲突的解决办法又在很大程度上靠美国选举的结果而定的大会会外交谈活动，虽然那些活动是我们所熟悉的。然而，我们知道，并且多次在这里表明过我们的信念，若不是得到各西方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和鼓励，以色列本来不敢发动侵略，也不会在推行征服政策时表现得如此顽固了。

150. 因此，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到今年九月二十七日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很多决议，以色列却一贯置之不理，或干脆拒绝。我们不愿提及以色列违犯停火决议的许多表现；约旦代表团已在昨天分发的一项文件<sup>6</sup>中提出这样的证据。这样做，以色列是在向南非共和国所创的纪录挑战了。另一方面，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发表过一项明确宣言，充分表示愿意履行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议〔第 242 (1967)号〕，即使不得不分阶段停火也要履行该项决议。

151. 还得继续指出，最近各有关阿拉伯国家对于寻求一项政治解决办法已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我们对于几天以前埃班先生就正是在这个讲坛〔第一六八六次会议〕上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的那些要求，就不能这样说了。这不利于雅林大使以值得称赞的克制和忠诚孜孜不倦地执行的使命。我们唯一希望他能取得比迄今取得的更大的成就。

152. 以色列政府最好能认识到，煞费苦心地玩

弄政治阴谋，继续同重新引起敌对行动进行危险的赌博，那么，最终一定会导致失败，真要危及那个国家的切身利益。借口要建立所谓固定的边界而顽固地提出领土要求，提出旨在巩固侵略成果的要求，这就构成了对联合国的公开挑战。毕竟以色列是靠联合国得以生存的。对于这种挑战，我们的组织必须以基本正义的名义去应战。我们的组织也不应该容忍那种对巴勒斯坦地下自由战士所进行的长期而残酷的迫害，只要战争状态还存在，这些战士就有合法权利为祖国的事业而继续进行斗争。

153. 我代表波兰代表团在开始发言的时候就说过，舆论对于联合国往往寄予过多的期望。这些期望忽视了这一事实，就是在许多领域内联合国的各种可能性受到以下的限制：或者由于宪章中的一些特别条款，或者由于会员国不愿遵守各国际机构的决议，或者宪章所展望的一系列行动方式，诸如谈判、调解、和解等，尚未得到充分的运用。我们细心地倾听目前的辩论，注意到经常发生一些冠冕堂皇的议论和在行使答辩权时使用慷慨激昂的言词。我们不禁感到，如果联合国能获得各有关人士的友好感情，它就能取得更多的成就。然而，事实上联合国将仍然按照大小会员国的意愿而形成，我们每个人都负有同等的责任。

154. 虽然如此，联合国在一些活动领域内却真正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只要提一下在经济关系方面精心树立的主要典型，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采取施加压力的手段和创设组织以推动非殖民主义化的进程，有关社会问题的各种决议，保护人权，最后的却非最小的，就是国际法的编纂。这些成就不是总在群众性新闻媒介中反映出来的，特别是在美国这儿的情况，新闻工具只是从事于猎求一些耸人听闻的论战，尤其是猎求东西方之间爆发了什么争执或出现了什么分裂。这也许是由于缺乏一种责任感，而这种缺乏责任感却来源于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各种重大问题，诸如和平、国际合作、人类愿望以及为了实现联合而避免分裂的需要等都要服从于地区的利益。让我们决不要受那种武断的新闻的蒙蔽，因为这种新闻歪曲联合国所体现出来的伟大国际事业的真理，正如它经常对各社会主义国家有意地，我可以这样说，进行恶毒的颠倒是非那样。

<sup>6</sup>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年，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文件 S/8856。

155. 波兰代表团除了全神贯注于那些已经提到过的纯属政治性问题以外，还特别集中精力从事于精心制定战争罪行和违反人道罪行不适用法定时限公约的重要工作。这一问题已在第三委员会讨论过，我们在那里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我只想在这里说，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的动机是受我国的历史经验所驱使的。我们不会忘记在战争期间以及在希特勒残暴占领期间六百万波兰公民所作的牺牲，他们遭屠杀、受折磨和被暗害。

156. 我也要说一下，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最近刚批准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这项公约可以使我们更加相信联合国各种活动的重大意义。这些活动是关于逐步健全充分保护人权的制度；关于保护人类免受犯罪行为的伤害所进行的努力，对于那些犯罪行为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法律制度都不能置之不理的。

157. 我们现在必须对第一个联合国发展十年规划的结果作出评价，并为将来的发展十年规划详细作出指示。这给我们提供一种机会来分析迄今所使用的工作方法，把那些我们沉醉于幻想的领域同那些我们遇到严重障碍而必须加以克服的领域明确区别开来。迫切需要寻求迄今尚未采用过的更有效的行动。

158. 例如，外部援助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非常重要。我们波兰人赞成扩大外部援助，我们的确也是参加了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援助却能起倒退作用，这在各发展中国家和高度发达的各西方国家之间的资本输入和输出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这种资本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比率正在继续朝着有损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生变化。资本的输入与输出使以利润和股息的形式转移到西方各富有国家的资本金额快要达到超出从西方各国输出到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金额。因而，这样一种资本就逐渐变为一种“剥削”因素，而不再是一种“援助”因素了。这岂不会引起我们想到那种猖獗于中世纪的高利贷现在又在一种国际范围的规模上移植到二十世纪了么？难道我们不应仔细审查一下这个问题，并考虑采取适当的对策，正如以前曾消灭过高利贷那样么？

159. 我们向来认为，最适当地使用每个发展中

国家的国家资源和内部潜力是构成它们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因此，我们认为，一九六六年由波兰代表团首先提出的大会关于“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决议〔第 2158 (XXI) 号〕是最重要的。我们建议，大会应在本届会议期间采取进一步措施，保证一切发展中国家都能充分行使这种合法权利。

160. 关于动员内部力量的问题，我们觉得采用各种合作形式对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能起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准备就此提出一项适当的议案。当然，这个问题还必须进一步加以研究。

161. 我们的组织第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期临近了。每个会员国自然都应思考扩大联合国成就的方法。尽管有那些悲观论者，联合国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全然无足轻重的，不过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这些成就并不全是涉及与各国的和平与安全休戚相关的问题。

162. 按照目前情况，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将庆祝周年纪念用来对于裁减军备问题和将科技资源从发展杀人武器转到为人类服务的问题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最近，通过秘书长的著名报告<sup>7</sup>，我们已将使用核武器的种种危险加以揭露和宣传。现在让我们设法激发一下世界舆论的想象力，使大家想到，一旦通过全体努力实现了裁军——如不能立即成功，分阶段实现也可以——那么，这种成就就会带来多大的好处啊！

163. 我们的吴丹秘书长也已经简略地提到宪章和根据宪章所建立的组织的二十五周年纪念。请允许我在这里着重说明，他可以指望得到波兰的合作。诚然，我们波兰人对于他在年度报告〔A/7201/Add. 1〕的引言中对有些问题的强调难以同意。然而，这丝毫不会减少我们对他的敬重。他在如此复杂的国际情况下执行指派给他的任务时，发挥了创造力，忠心耿耿，全力以赴。如果认为一切都能从三十八层楼上任意进行遥控指挥，那就未免过分奢望了。

164. 波兰代表团愿意同一切在内心深处和我们一样，对于联合国事业与世界和平的未来具有深厚感情的人进行真诚的合作。

<sup>7</sup>秘书长关于核武器的可能使用的影响以及获得和进一步发展此种武器对各国的安全与经济的含义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8.IX.1）。

165. 波兰代表团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向我们会议的主席危地马拉外交部长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表示愿意给予充分协助。我们很高兴，大会主席的职务能由这样一位不但非常熟悉一般性辩论的过程，并对各委员会和秘书处的艰巨而有价值的工作也是同样熟悉的人来担任。我们在庆贺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当选的同时，我们祝他们主持会议成功，并希望常常记住：会议的成功不仅要依靠几位主持辩论的人，最重要的，还要依靠在座的各位代表。

166. 布特鲁斯先生(黎巴嫩)：阿雷纳莱斯先生当选为大会主席，黎巴嫩代表团为此感到欣慰。他作为黎巴嫩向来与之保持最亲密关系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杰出代表，黎巴嫩代表团十分高兴地对他表示欢迎。由于他的丰富经验，我深信他将以其崇高的职责所固有的权威和公正来主持我们的讨论。

167. 我也愿向前任主席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表示敬意，因为他在异常棘手的情况下，精明而熟练地主持了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的讨论。

168. 今年，联合国庆祝人权宣言发表二十周年，我们整个组织，特别是每个会员国，都有机会考虑过去二十年所取得的成果，都有机会估量一下国际形势。

169. 我们的确有理由为上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民主得到广泛传播而感到高兴。这一运动，在使殖民制度逐步消失方面；在促进和实行国际间和人类的团结方面；在使许多国家国内法律自由化方面以及在保护弱者和无依无靠者的社会法律的大量增加方面，都显著地体现出来了。另一方面，人权仍然不幸被忽视，有时在许多情况下甚至遭到嘲弄。

170. 当我们想到，无论什么地方战争猖獗或种族歧视流行，无论什么地方还未最后根除殖民主义制度的残余，无论什么地方饥饿、贫困和疾病主宰着亿万人的命运，人类还不得不忍受苦难时，我们就不能不感到忧伤。

171. 在我的国家所在地区中东，将近两百万阿拉伯人民由于战争和迫害，被迫离乡背井。占领军违反联合国最高机构所通过的决议，拒绝承认他们重返

家园的权利，事实上，占领军甚至不承认他们的任何权利。对那些留下未走的人强制实行恐怖统治、放逐、大逮捕，专横无理地驱逐出境以及大规模地毁坏村庄和整个居民区，我们怎能不对这些行径加以谴责呢？

172. 在德黑兰召开的国际人权会议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sup>8</sup>通过一项决议，记载了以色列在占领区内对人权侵犯的事例，并促请以色列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和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战时保护平民公约。以色列对国际社会的这一呼吁，一直也未作出任何反应。更有甚者，尽管安全理事会多次作出决议，以色列当局的态度却一意孤行地变得更加强硬，反对就它们对待被占领区的居民情况进行任何调查。

173. 在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开幕时，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需要引起我们这个组织的注意，这也使联合国的效能受到考验。既然宪章规定联合国的主要宗旨是维护和平并以和平方式防止争端或解决争端，而不幸联合国却远远未达到这些宗旨，我们怎能不承认这一事实呢？普遍对联合国的工作和审议感到失望和淡漠的心情，怎能不使我们大为吃惊呢？联合国目前的无所作为只能使这一心情更加强烈罢了。

174. 诚然，联合国已作出了值得赞扬的努力。有些成就之所以归功于联合国，主要是由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不懈努力。他忘我地工作，始终忠于他的理想，忠于宪章的理想。我十分高兴地对所作的这些努力公开表示敬意。某些冲突，如果说未能完全得到制止，至少是受到了限制；有些具有显著价值的国际协定得到缔结。其中我们须得提一下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 2373(XXII)号决议〕；在联合国内部，自由辩论已经展开，并在继续进行，使各种不同的意见能得到发表，每种观点得以提出；最后，各种专门机构的可观成就是它们足以引为自豪的。

175. 然而，当我们将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应该取得的成就加以对比时，我们怎能感到心安理得呢？

176. 给人类带来苦难和物质破坏的越南战争还

<sup>8</sup>国际人权会议最后决议书——德黑兰，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五月十三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F.68.XIV.2)，决议 I。

在继续，到目前为止，联合国似乎已控制不住战争的局势。巴黎谈判陷于停顿。在裁军方面，除采取某些措施以防止核武器扩散外，并未取得真正的进展。军火生产继续在迅速地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储存在各方面都在增加。联合国发展十年规划快满期了，却仍未采取任何具有深远意义的步骤，以填平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危险鸿沟。今年在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使人们所寄予的希望落空了。尤为重要的是，国际和平与安全向来很少如此严重地受到威胁。也许，这种恐怖的均势倒使世界幸免于一场新的全面浩劫。且不说问题的消极方面，就是那种均势也是不稳定和危险的。人们曾作过一些谨小慎微的尝试去抨击罪恶之源。但在运用宪章有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规定方面，却毫无进展。军事势力仍由建立在双边或多边联盟基础上的敌对集团来划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各国的外交政策往往是以各自的私利而定，全然不顾法律原则，不顾国际社会的总利益，不顾宪章所规定的原则。

177. 我在作这番描述时，并非有意制造悲观情绪，也并非有意损害联合国的声誉。联合国就是各会员国所期望的联合国。各会员国要按其财力，换言之，按其实力，尽其本分。

178. 黎巴嫩是个热爱和平的小国，它忠于正义事业，经常宣布它忠于联合国，忠于宪章的原则。它准备尽力加强这个组织，因为黎巴嫩将联合国视为保障国际间正义、和平与安全的最好机构。黎巴嫩最衷心地希望这个组织能胜任所肩负的职责。但是，只有大国，特别是最强大的国家作出榜样，按宪章的理想行事才能办到。

179. 当我们考虑当代最令人痛苦的问题之一的中东问题时，这些职责更为清楚。

180. 事实上联合国首先应对以色列的创建负责。二十年来，联合国一直与以色列的建立和它的扩张主义政策所挑起的冲突密切相关。我们不能不指出，联合国的干预是以色列赖以建立的决定性因素，现在每当提出制止各种滥用权利的问题时，联合国的干预就失去了部分力量和效力。几月来，甚至直到今天，以色列仍在设置各种障碍来干扰秘书长驻中东特别代表雅林先生的工作。

181. 无须在这里重温这一问题的背景，这个问题曾多次从各种角度进行过分析。大家也都了解详情：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他们本有资格享有自决权，而以色列却企图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利；对于一九四八年以来联合国各机构的一系列决定以色列也公然加以蔑视。关于这个问题要讲的很多。但我在这里仅限于考虑问题的最近阶段和最重要部分。

182. 自一九六七年六月入侵以来，以色列军队一直侵占着联合国三个会员国的领土。以色列对宪章规定，特别是对第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即禁止“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明知故犯，拒绝从这些领土上撤退。它所采取的步骤使我们认为以色列想赖在那里不走。这些步骤中有：鼓动大批居民撤走（将近五十万阿拉伯人不得不开最近被侵占的领土）；建立新的定居点；呼吁移民入境；毁坏无数村庄和整个市区；掠夺抢劫；吞并耶路撒冷城；以及通过许多领导人的正式声明，声称目前的“边界”较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更令人满意。

183. 大会曾通过保护耶路撒冷城的地位和保障阿拉伯居民权利的各项决议。然而以色列却对这些决议置之不理。以色列领导人竟然宣称，即使大会以一百二十一票对一票的压倒多数赞成从耶路撒冷撤军，他们也要拒绝将部队撤出。相应地，安全理事会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作出一致的决议〔第242(1967)号决议〕，旨在提供全面政治解决的基础。以色列以极其似是而非的借口，不理睬决议，并拒绝遵守，而最直接有关的阿拉伯国家却要接受并执行该项决议。

184. 以色列现在采取的策略，是企图用精神的力量，迫使阿拉伯国家进行直接谈判，通过适当形式缔结和平条约，使以色列获得领土利益。但是，正如许多发言人就在这个讲台上所宣布的那样，不少人反对这一程序，因而使直接谈判无法进行。

185. 首先，在对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的几次讨论中，安全理事会理解到，接受并执行这一决议的基本条件在于，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拟定过程中费了不少心血的草案上增加内容，以免决议的平衡

遭到破坏，以免使大家一致同意的协议受到危害。再者，地区的范围以及以色列的行动，都使达到这样的要求成为不可能。最后，我们不能不顺便注意到，每当以色列感到难民和耶路撒冷问题能为它的宣传目的服务时，它就采取见风使舵的态度。然而，难民和耶路撒冷问题仍然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的核心问题。

186. 人们不要误解吧，要是那些果真是以色列的条件的话，那么，它是通过表面造舆论，背地搞阴谋的手段来掩盖其蓄意破坏任何和平解决争端的机会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今天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远不如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了。那些纯属宣传性的声明是行不通的，而且超越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的范围。以色列的行动与这些声明是背道而驰的。至于阿拉伯国家，它们愿意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并在决议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包括占领军全部撤走和解决难民问题的基础上，接受一项政治解决。

187. 这一国际社会再也不能容忍以色列在中东推行的欺诈和武力征服的政策了，除非它准备放弃自己最神圣的使命，而被指责为软弱无能和丧失信誉。今天，由于阿拉伯国家同意作出让步，这就有达成和解的可能。这种和解将会保障那些理应保证的并促进恢复这一地区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因素。试图制定任何其他解决方案，哪怕是以改进为借口，那也是徒劳无益的，甚至是危险的。依我看来，那只会扼杀任何切实可行的行动的机会。这个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在安全理事会中享有特别地位的国家，要是错过这一机会，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显而易见，必须立即采取坚定而公正的行动，明天也许就太迟了。

188. 的确，中东局势日趋恶化，到了有可能重新爆发敌对行动的程度，这是不能低估的。以色列仍呆在被侵占的领土上，从而继续进行侵略，每日每时都在进一步的入侵。以色列的目的在于摧毁阿拉伯国家的抵抗实力，以便迫使阿拉伯国家屈从于它的意志。

189. 极其可悲的是，超级大国之一，一面肩负着国际安全的责任，保证宪章原则的实行；一面却感

到有责任向以色列提供高度尖端武器，以增强其军事实力。这种行径增加了战争升级的危险，对以色列的占领行动是种奖赏。对此，要想否认也是无济于事的。

190. 说实话——即使这样是违背最根深蒂固的偏见也得要讲实话——以色列就其政体、性质以及最终目标而言，都是个好战的扩张主义的国家。

191. 以色列不是提出要在今后的几年内，在那里安置三百万新的移民吗？这样的压力无可避免地将冲破所有的边界，恶化紧张局势，助长以色列毫无约束的野心。难道不是有近两百万阿拉伯人被逐出家园了吗？不是精心策划了成千地驱逐人的妙计吗？不是有人凭借两千年前就不存在的所谓权利，蔑视别人一直享有的无形权利而对邻国领土公然提出特殊要求吗？

192. 黎巴嫩并不比其他阿拉伯邻邦更能幸免以色列的贪婪之害。安全理事会接连不断地得到了在黎巴嫩边界挑衅的事件的报告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193. 在当今世界危急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中东，人们的目光都注视着联合国；并且通过联合国，人们都注视着肩负最重大责任的各主要大国。必须在联合国和在政治行动各方面都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便保障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的贯彻执行。我们认为：我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确保雅林先生执行正式使命成功，要么听天由命。这一选择不再取决于各阿拉伯国家了。

194. 人类的大多数对联合国仍寄予希望，但愿各会员国不会使这些希望落空。

195. 主席：巴基斯坦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在我请他发言。

196.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阿富汗代表在这次一般性辩论过程中，竟然第三次采取一种意味着对巴基斯坦的领土完整具有挑衅性的立场。这是一件深为遗憾的事。我国代表团无意使这场完全不是由我方挑起的论战延长下去。对我们来说，这是极不愉快的，而且在大会中出现这种情况也是不恰当的。不过，既然我再次被迫行使答辩权，我就不讲别的，只想纠正

一下对问题的错误看法。如果我简单地阐明我的立场，希望代表们能耐心地听下去，因为我的立场似乎并未得到阿富汗代表的正确理解。

197. 在星期五〔第一六九〇次会议〕，阿富汗代表团在它的声明中，进一步企图使一个脱离实际的问题继续存在。为此目的，阿富汗代表团主要凭借了一个人的名望和言论，特别是关于一九四六年举行的公正无私的公民投票时的名望和言论。让我们来查一下与那个人的履历有关的事实吧。那个人是可汗弟兄中的一个。

198. 如果阿富汗代表们查一下档案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当那个人参加反对巴基斯坦人民自决的汹涌澎湃的运动时，他已失去了二十五年所享有的人民的支持。在其他人当中，不是别人而是马兰拿·阿卜杜·卡兰·阿柴德承认过这件事。这个人最初是印度国大党主席，以后是已故尼赫鲁先生的内阁成员。他是现代印度的建筑师，象现在所谈到的那个人一样，他是反对建立巴基斯坦的。

199. 马兰拿·阿柴德在他的《印度赢得自由》<sup>9</sup>一书中，提到可汗弟兄时说：“他们夸大了自己的影响的程度。”又说：“一九四六年的真实情况是可汗弟兄两在西北边省并未得到我们在德里所想象的那样大的拥护。”马兰拿·阿柴德还进一步提到这两弟兄中的一个，虽然当时是西北边省的首席部长，但是他只能在警察的保护下行动。如果在一九四六年巴基斯坦建立以前的处境就是那样的话，那么在这个新国家成立以后，反对巴基斯坦自决和独立的那些人对他们两人的信任已完全丧失就很容易推论的了。以后，可汗弟兄中的一个纠正了他的路线，并成了巴基斯坦的一位杰出的公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又是把西巴基斯坦合为一个整体的坚强支持者。关于可汗弟弟的资历就谈这些。阿富汗代表力图在他身上为这一案情找根据。

200. 我们痛心地听到阿富汗代表说，巴基斯坦的巴克同人除了宗教以外，和他们的同胞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悲的是，他竟然将联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sup>9</sup>马兰拿·阿卜杜·卡兰·阿柴德：《印度赢得自由》（孟买，东方龙门书局，一九五九年）。

汗人民的历史和地理也置之不顾了。三千年以来，中亚的戴盔披甲的武士们——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塞人和匈奴人，波斯人和希腊人。蒙古人和土耳其人——象潮水般地经过阿富汗进入巴基斯坦。三十个世纪以来，他们已将血缘和文化溶为一体了。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巴克同人和巴基斯坦其他人民。巴克同人和他们的同胞们共同享有经过历史铁砧锤炼的超越种族和语言划分的文明。如果阿富汗代表否认这种共同的根源和巴基斯坦人民的统一纽带的话，他们也就否认了把阿富汗人民连在一起的关系。

201. 除此以外，让我们不要忘记一些有关英勇的巴克同人民的基本事实。他们拒不向世界任何征服者——亚历山大或是成吉思汗，帖木儿或是纳第尔·沙阿屈膝投降。他们反击了英帝国主义和沙帝国主义的袭击。大多数巴克同人居住在巴基斯坦，并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参与了国家的建设，他们是国防的支柱。他们出色地参与了国家的领导和管理。我们的总统就是一个巴克同人。让我们也不要忘记只有一小部分巴克同人居住在阿富汗。因此，如果两者之中任何一部分巴克同人要归属包括它在那一个国家都成了问题，那么阿富汗首先就有责任证明在那个国家里，巴克同人已经行使了他们的自决权。

202. 然而我必须讲清楚，对巴基斯坦来说，它没有任何兴趣要想分裂阿富汗的领土完整。我们把阿富汗当作一个邻邦来尊重，并希望看到它繁荣昌盛。我国人民对自从阿富汗的缔造者，已故的纳第尔·沙阿国王陛下在世的时候起，到目前的喀布尔统治王朝一贯是表示尊重的。同时，这种尊重在当前的国王统治期间并未减弱。巴基斯坦总统在他的政治自传是《朋友不是主人》<sup>10</sup>中写道：

“我对其王室和国王本人十分钦佩。国王是一位贤明之君，并已表示愿意同人民分享权利。”

203.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阿富汗代表团似乎并没有报答我们这种兄弟般的情意，或者似乎并不十分关心稳步地改善对我们相互有利的双边关系的必要性，因此，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因

<sup>10</sup>穆罕默德·阿尤布·汗：《朋友不是主人》（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第177页。

而我们正是怀着最友好的情谊，促请阿富汗代表团认识到它强行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含义。这样一个问题对阿富汗本国主权的威胁远远超过它可能给巴基斯坦带来的威胁。

204. 我相信本届大会不需要任何人提醒：民族统一主义对非洲、欧洲和亚洲的许多新老、大小国家的领土完整都是一个危险的根源。如果这种民族统一主义受到鼓励的话，它将导致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的国家解体，的确会导致国际上的无政府状态。与压倒多数会员国一样，我们决不容忍民族统一主义。

205. 最后，我们满意地注意到阿富汗代表团表达了他们不想混淆印巴之间出现的争端的愿望，正因为我已预料到了那种意图，我才在十月十日发言结束时，向阿富汗代表发出了呼吁：

“可见这两种局势是无法相比的。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阿富汗代表竟然试图提出这个问题，竟然试图向本届大会提出这个案件，这个案件原本应该由更直接相关的方面来提出的。”〔第一六九〇次会议，第 194 段。〕

206. 不幸的是，我对在印度的穆斯林的人道主义问题的发言的慎重措辞，却使阿富汗代表团说我的论据是不充分的。我所希望的是阿富汗代表团对我们在列雅格特-尼赫鲁条约<sup>11</sup>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印度的穆斯林问题应有一个人道主义的立场，而不应该把它和其他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问题混为一谈。

207. 考虑到阿富汗代表团所表达的意图，使人更加感到不幸的是，在他原来的声明中，这位大使企图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与他所想要提出来的问题之间进行推理。这种推理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在要求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时，并不是在种族和民族统一主义要求的基础上这样做的，而是因为克什米尔人民的这一权利与印巴作为分治的主权国的原则有关，因为它的这一权利及该权利的行使已得到一项国际协定和联合国的许多决议的承认和保证。

208. 主席：我请马来西亚代表行使答辩权。

209. 拉马尼先生（马来西亚）：昨天〔第一六九

六次会议〕，我在对今天所要说的话作简单介绍时说过，菲律宾对沙巴的要求是悍然不顾事实的。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把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的目的放在显著地位。

210. 应作如下补充才算公正：对沙巴的要求第一次正式提出时，当时的菲律宾总统在对国会作的“国情”正式演说中，主张菲律宾承认这一基本原则；声称在“适当时候”，应给予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最好由联合国监督进行。昨天〔第一六九六次会议〕，菲律宾外长给代表们一字不漏地引用了这段话。

211. 关于建立包括沙巴和其他邦在内的扩大的马来亚联合邦的建议是马来亚联合邦总理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七日首次提出来的。这一计划在北婆罗洲立即得到讨论，各政党在那里也迅速地组织起来了。当时，北婆罗洲在联合王国政府的殖民管辖之下，联合王国政府在伦敦与马来亚联合邦政府进行协商，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成立马来西亚联邦是“符合愿望的目标”。联合公报措辞如下：

“在作出最后决定以前，必须确切了解北婆罗洲和沙撈越人民的意见。因此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以执行这一任务和提出建议。”<sup>12</sup>

212. 委员会及时地成立了，从那时起一直被称为科博德委员会。其权限是：“调查北婆罗洲和沙撈越人民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及根据对这些意见的估计提出建议”。<sup>13</sup>

213. 请允许我暂且不谈该委员会。我愿意用严格而无可争辩的法律术语来指出，当时所需要的只是与此事有关的仅有的两个国家，即大不列颠和马来亚联合邦达成的协定。按照国际法惯例，大不列颠如要把它对沙巴的主权转移给马来亚联合邦，只要有了这一协定就足以使其转移发生充分的法律效力。其他国家无权过问联合王国对其领土任意处理这一无可置疑的权利。联合王国已有效地占领、管辖这一领土并行使主权连续达八十四年之久，这是全世界，包括菲律

<sup>12</sup>—一九六二年北婆罗洲和沙撈越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伦敦，皇家文书局），英王敕颁文件，第 1794 号，第 1 页。

<sup>13</sup>同上，第 6 页。

<sup>11</sup>—一九五〇年四月八日在新德里签订的印巴协定。

宾共和国所由获得其主权的美国在内有目共睹并予以承认的。尽管如此，北婆罗洲作为大不列颠的殖民领土之一，按照联合国宪章，大不列颠对它承担义务。考虑到这一点，大不列颠和马来亚联合邦两国政府一致同意该项法律上的转移应符合北婆罗洲人民的愿望并应受到他们的支持。

214. 一九六二年二月的第三个星期，科博德委员会的成员们抵达该领地。在与十五个不同的中心区的民众团体的部分成员及其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听取了数以百计的团体及个人的意见，研究了近千封来信及给委员会的备忘录以后，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委员会得出结论：在沙捞越和北婆罗洲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强烈赞同早日成立马来西亚。

215. 按照委员会的建议，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马来西亚联邦原则上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成立。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三日，北婆罗洲立法会议辩论并批准了这一决定。当时立法会议的成员大多数是非官方人士。

216. 接着成立了一个政府间委员会，在兰斯多恩勋爵主席的领导下，就北婆罗洲人民要求的事项、条件和安全措施进行详细的审查。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七日，委员会提出报告。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三日，北婆罗洲的立法会议对报告进行辩论并予以批准。

217. 一九六三年七月九日，各有关政府和立法机关的代表，包括北婆罗洲殖民地的代表，在伦敦开会，并就北婆罗洲参加马来西亚的详细安排签订了正式协定。正式协定附有沙巴的一份成文宪法。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北婆罗洲立法会议开会时依次对此正式协定进行了辩论。该立法会议重申了它原来的决议，即沙巴应予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参加马来西亚从而获得独立。

218. 重要的是应注意，当时的立法会议的情况和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截至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二日为止以成人普选制为基础的选举已经举行过了。原有的立法会议已不存在了。而且通过由地方当局选出的成员所组成的选举团对立法会议所有成员的选举，到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六日就已完成。一九六三年

九月二十五日，新选出的立法会议根据在伦敦批准的新宪法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次选出的立法会议由十八名成员组成，他们都属沙巴联盟党，而且是由于保证支持马来西亚的竞选纲领而当选的。八月底，即在立法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前，总督在与各政党领袖们磋商之后，创立了由一名首席部长和六名其他部长组成的并且对立法机关负责的内阁制政府。

219. 我已经颇费苦心叙述了沙巴摆脱其殖民地地位，作为一个成员邦加入马来西亚从而取得政治独立的经过，以便让它的实际地位得到确切的了解并保留在本届大会的记录上。一切事情都是公开发生的，经过公开辩论后得到公众的赞同。考虑到有关方面一直在使用的巧妙的攻击手法，在座各位代表了解这个事件的发生并不是象变戏法那样出现的，这是完全对的。

220. 到这个阶段问起菲律宾一直在做什么事是颇有趣的。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起，菲律宾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不是生活在地球的另一边，由于可以原谅的无知而与世隔绝，进而发展到难以治疗的漠不关心。它是我们的近邻，而且有特别敏感的新闻工具。也许是菲律宾太富有想象力以致连丝毫的现实感也没有了。但是不要过分富于幻想而忽视了正在菲律宾门口所发生的事件。

221. 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请大家注意最近的事件，这些事件在古代历史被夸大的洪流中往往被忽视。就在一九四六年联合国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时，由于通过第66(1)号决议，大会要求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的规定，每年向秘书长提交关于非自治领土的情况报告。联合王国政府一贯准时地定期向联合国提交关于北婆罗洲的情况报告。菲律宾不但投票赞成该决议，而且还被选入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被指派检查秘书长必须准备的年度情况报告摘要，并把摘要提交该委员会。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二年，这是每年都照办的事情。这些摘要中的最后一份即一九六一年的摘要，有这样一段话：

“大不列颠首相和马来亚联合邦总理的联合声明宣布成立马来西亚联邦是符合愿望的目标。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联合声明发表后，便成立了一

个委员会，以确定英属婆罗洲人民对合并的意见。”<sup>14</sup>

222. 过了漫长的十六年之后，直到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菲律宾才提出它所谓对北婆罗洲问题有保留，这决不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可以原谅的无知。

223. 菲律宾政府现在宣称苏禄的苏丹在一九五〇年开始存在，并已得到该政府的承认；而且他于一九五七年发表文告，宣布结束“租借”——依照菲律宾共和国的观点，上述租借是英国人对北婆罗洲已占有的一切或能占有的一切，所以租借所包括的一切土地已归还给他了。如果让人们那样回顾，那么，至少可以说，十分离奇的是，到一九六二年菲律宾政府还保持着缄默；或者说更其意味深长的是，直到它从一位称为苏丹和他的继承人那里通过单独的文件获得所谓北婆罗洲割让地以后才开口。这些文件到今年即一九六八年早些时候以前从未公开过。

224. 罕见和有意思的巧合是，那两个文件中的第一个文件的日期与菲律宾众院决议的日期相同，都是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根据该文件，菲律宾政府在曼谷告诉我们，它要求对沙巴享有主权。而众院在决议中声称这一要求是“合法和有效的”，并请总统：

“……采取符合国际法和程序的必要步骤，以收回属于菲律宾的婆罗洲岛的某一部分及附近岛屿。”<sup>15</sup>

“……经过菲律宾政府研究以后。”

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这一正式要求及时地通过大不列颠驻马尼拉大使递交给大不列颠。

225. 以后，经两国政府通信往来，终于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底至二月一日在伦敦举行英菲谈判。谈判的结果，在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的公报中用下面的话妥善地总结出来了：

“菲律宾代表团就他们政府对北婆罗洲部分

<sup>14</sup>非自治领土，提交秘书长一九六一年情况摘要，亚洲领土(ST/TRI/B.1962/2)，第37页。

<sup>15</sup>见菲律宾共和国，一九六二年菲律宾共和国第五届国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法律和决议（马尼拉，印刷局，一九六二年），决议第7号。

领土的要求发表了一项详细声明，而英国代表团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一要求不能为女王陛下政府所接受的原因。”<sup>16</sup>

昨天，菲律宾外长就在这个讲坛上硬说在谈判中，

“……英国政府承认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协定是北婆罗洲争端应考虑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226. 在菲律宾政府出版的两卷出版物中，我怎么也找不到有哪一处在谈到它的要求时有这样的说明；菲律宾外长当然也知道，我研究两卷出版物比编纂者还要用心得多。

227. 在现阶段有两件事值得强调。第一，就东南亚的安全和稳定而言，两国政府的关系虽有几种情况在谈判中是考虑过的，菲律宾代表团还是首先提出对北婆罗洲的要求，并且强调该项要求的法律方面。当时的菲律宾外长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给英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的一份照会中宣称，在谈判中法律委员会已经成立。在最后公报中它的报告已被采纳和提及，这就给这一争端以“国际法重要问题的地位”。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致马来西亚驻菲律宾领事馆的备忘录中再次对此作了说明。

228. 因此，虽然菲律宾政府对这个要求的性质的态度是明确的，但甚至到了一九六三年一月他却似乎从未想到把这一问题提交国际法院。然而现在，他却坚持说除了求助于国际法院外别无他法；并坚决认为，国际法院的强制性管辖权已为菲律宾政府和英国政府所接受。

229. 第二，菲律宾政府尽管宣称是“民族自决原则的坚定拥护者”，但为了它自己的目的，对当前在沙巴的政治发展置之不顾。然而，事情还是无情地和无可转变地朝着建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方向发展。鉴于这样的情况，菲律宾政府伙同印度尼西亚政府发起在马尼拉召开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两国国家元首和马来亚联合邦政府首脑参加的最高级会议。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五日最高级会议在马尼拉举行。同年六月七日至十一日在最高级会议开会前先举

<sup>16</sup>菲律宾对北婆罗洲(沙巴)的要求(马尼拉，印刷局，一九六八年)，第二卷，第90页。

行了三国外长会议。他们起草了有名的六月十一日马尼拉协议。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这一协议为最高级会议所批准和接受。昨天菲律宾外长提到的就是这个协议。

230. 根据最高级会议所产生的联合声明，三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用确切的词句规定建立一个机构用来调查民意。联合声明第4段慎重措词如下：

“根据马尼拉协议第10段和第11段，联合国秘书长或他的代表在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之前，得先调查沙巴……和沙捞越的民意。这一工作要在大会第1541(XV)号决议附件第九项原则的范围内用新的办法进行，这个办法必须是在秘书长考虑到为了保证完全符合第九项原则中规定的条件所包括的民族自决原则所必不可少的。”<sup>17</sup>

上述事实当时已记录在案。

231. 最后，应该记住的是，马尼拉协议被承认的八个星期后，缔结协议的国家才同意这一特殊的和平解决方式，即邀请秘书长承担调查民意的工作。秘书长被邀承担这项工作并非他自己要取得情况报告，也非要行使联合国职权，而是为了适应三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政治目的。发出邀请和秘书长接受这一委托都是基于以下最清楚不过的谅解：

“……无论是我的代表的报告，或是我所作的结论，决不经任何有关政府的批准和确认。”<sup>18</sup>

232. 最不幸的是菲律宾总统及政客们固执己见，一直误解第12段，好象是给他们五种不同的可供选择的办法，使其要求得到公正和迅速的解决。他们有自由按照自己的需要一个一个地挑选，直到这五种可供选择的办法用完为止。马尼拉的各种文件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无须加以解释，因为这些解释在不同的场合彼此是不相同的。

233. 不过，我愿意提醒一下我的菲律宾朋友们，这个协议还有另外一段，即他们的总统和外交部长签署过的同一个马尼拉协议的第13段。这一段有这样的庄严保证：

<sup>17</sup>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五五〇卷（一九六五年），第8029号，第356页。

<sup>18</sup>联合国马来西亚使团：给秘书长的报告，第2段。

“尤其是考虑到菲律宾人民和北婆罗洲人民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和他们地理上的邻近，部长们同意，当北婆罗洲加入所建议的马来西亚联邦时，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和菲律宾政府应维持和促进在他们境内存在的和睦和友好关系，以保证这一地区的安全和稳定。”<sup>19</sup>

234. 只需说一下秘书长完成了调查民意的工作就可以结束这个问题了。秘书长作出的结论如下：

“考虑到参加马尼拉会议的三国政府所达成的基本协议和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共和国的声明，如果这些地区的人民的支持已由我调查清楚，同时在我看来，完全符合大会第1541(XV)号决议附件第九项原则所包括的条件之内的自决原则得到保证，它们就欢迎马来西亚的成立，根据调查团的调查结果，我的结论是：根据这两个理由，该地区相当多数的人民愿意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是毫无疑问的。”<sup>20</sup>

235. 讲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第13段所述的事情已经发生，那么菲律宾是怎样履行马尼拉协议第13段所规定的义务的呢？就我所知和我所相信的而言，这个结论和报告——后来称为米切尔莫尔报告从来没有在菲律宾发表过。不说明这一点，我这个叙述就不完全。我听到的菲律宾对那个报告唯一的批评是，英国政府一方面同意在调查民意的过程中接受“观察员”，另一方面却在他们执行任务时设下了不必要的障碍；菲律宾的观察员只能“观察”这一过程的后半阶段。对于这个指责，只要让我向大会读一下报告的记录就行了：

“每次会议都有记录摘要和录音……。在沙巴（北婆罗洲），应观察员的请求，把磁带录音的复制品给了他们。”<sup>21</sup>

236. 让我继续来叙述一下，我必须提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断绝外交关系，是因为米切

<sup>19</sup>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五五〇卷（一九六五年），第8029号，第348页。

<sup>20</sup>联合国马来西亚使团：给秘书长的报告，“秘书长的最后结论”，第6页。

<sup>21</sup>联合国马来西亚使团：给秘书长的报告，第8-9页。

尔莫尔报告的结果以及秘书长所做的结论并没有使他们得到他们以为可能得到的东西。如果他们对沙巴和沙捞越占上风的动向有最起码的政治敏感，那么他们对这些东西就决不会有任何理由去期待，或任何借口去希望了。

237. 现在让我们结束关于民族自决的叙述。到一九六六年年年底以前，选举委员会已将新的选举人名册编制出来了。和一九六二年盛行的两级制选举相反，一九六七年四月，在沙巴以直接选举的方法，选出一个由三十二名议员所组成的新的立法会议。在和印度尼西亚取得一致意见后，特地举行了这些选举，以给沙巴人民一个机会，重新考虑和重申他们作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而继续留下来的愿望。在邀请本地区其他几个国家，即印度、印度尼西亚、锡兰和日本的同时，马来西亚政府也邀请菲律宾政府派出它自己的观察员，以观察选举的情况。在这些被邀请的国家中，只有菲律宾拒绝派出观察员。最后的结果是，被选出的三十二名议员中有三十一人明确表示反对菲律宾的要求。就是那个剩下来的唯一的议员也赞成沙巴留在马来西亚内。菲律宾外长昨天不够慎重的发言不仅搞错了事实，而且脱口而出地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对他来说，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238. 沙巴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出毫不含糊的肯定态度；在这种态度面前，无须措辞尖刻，完全可以说菲律宾在贫乏、迂腐、几乎纯属空论的法律基础上坚持它对沙巴的要求是难以理解的。这样说并不过分。

239. 我已经谈到了，当这个要求第一次提出来时，当时的菲律宾总统对民族自决表示过虔诚的情感。我作如下的补充也同样是恰当的：就在秘书长宣布结论的前夕，当时的菲律宾外长作了如下的声明：

“由于菲律宾对民族自决原则的始终如一的支持，假如联合国调查的结果说明北婆罗洲人愿意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我们对其主权的的要求就得放弃。”

对于这种值得赞扬的情感，当时的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在另一项公开声明中表示出这样的共鸣：

“如果吴丹同意，菲律宾在道义上不得不承认马来西亚。”

240. 但是，正如事情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那两个虔诚的声明在国际政治的凄凉气氛中烟消云散了，因为国内政治的要求已经超过了这个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得用人工呼吸维持生存。外柔内刚的外交手腕也不用了。

241. 我已经这样说了，如果菲律宾政府和人民继续尊重他们自己的宪法，即便他们的政客们和立法者忘记联合国宪章，我都愿意提醒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宪法，主权属于人民。菲律宾宪法的第二条叫做“原则的规定”，该条第一节就这样规定：

“菲律宾是一个共和国。主权属于人民，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

242. 对菲律宾政府来说，沙巴的民族自决并不意味着要由菲律宾来决定；我相信，我这样说是正确的。我十分清楚，在民族自决的要求上，菲律宾输给了沙巴和马来西亚以后，把“事情提交国际法庭”作为对这个问题唯一合乎逻辑和恰如其分的解决办法的压力就一直在增加。这一点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大会重提过，昨天又再次重提。

243. 在实行确定沙巴人民愿望的活动以后——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其中至少有一种活动是经菲律宾的特别要求而进行的——无论菲律宾出于什么动机迫使它的政府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立场，其控诉却坚持认为马来西亚应将此事送交国际法院裁判，但马来西亚不愿意这样做。指控别人拒绝司法裁决，这从表面上给指控者披上一件垂手可得的体面的外衣，同时又给被指控者蒙上一层理屈词穷的阴影。这种手法真可谓费尽了心机。

244. 菲律宾外长说，大不列颠和马来西亚不能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的要求不合乎实际情况就证明他们不到法院去是有理的。我们昨天注意了这种说法。他还聪明地补充道：

“依常识而论，如果它们认为菲律宾论据是不充分的而不是有力的，它们就该更乐意提交法院解决才是。”〔第一六九六次会议，第59段。〕

他想以伦敦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社论的话来作为他采取那种态度的后盾。对前者，我只需说，为了想实现对沙巴的主权要求，菲律宾信手乱用断章取义的手法。

245. 请代表们原谅，让我读一下他所提到的那篇社论的某些部分。社论是这样开始的：

“菲律宾对沙巴的所作所为，不是在提高它在国际上的地位。”

接着社论谈到了向议会提出的法案：

“这个法案于本月初在马尼拉第一次提出时，政府发言人说，这只是为了纠正国家的边界，而不是要挑衅。表面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是荒谬的。马尼拉的大部分报纸认为提出这个法案是愚蠢的行动。”

社论还继续说：

“首先，有证据证明有游击队在菲律宾南部受训。这和马科斯总统只用和平手段追求菲律宾对沙巴主权要求的郑重声明有矛盾。”

马科斯总统的声明在昨天的大会上又被伪装虔诚地提到了。让我继续说：

“再者，由于苏禄群岛一直伸展到与沙巴海岸线相隔只有约二十英里的地方，这些海域历代相传的大量海盗和走私活动就很容易带上政治的色彩。”

特别提到了这一段：

“当然，菲律宾人也能够证明自己有些理由。沙巴的地位在法律上的根据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马来西亚有更为充足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它是英国管辖沙巴九十年后当然合法的继承者。”

246. 对于昨天给我们引用的纽约时报颇为明智的劝告，我只补充一句话就行了，就连荷马也千虑必有一失，我只得向九泉下的荷马表示歉意，因为他可能并不喜欢这种比较。

247. 根据高级权威所谓“国内管辖诱人的类推”甚至把应该指导舆论的人的思想也迷惑了，并对国际

法庭如国际法院的管辖权的了解造成一种心理上的障碍。对当事国国际管辖的基础——整个基础——是经双方同意的：他们自愿同意受其管辖；而前者的基础——独一无二的基础——是违背一方意愿带强制性的裁决。批准这种违背意愿的强制性裁决的权力是一个国家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主权。在国内管辖范围内，对任何侵犯权利的行为的人可以用把他带到法院去的方法来加以威胁。国际法院没有这样的管辖权，也没有被赋予这样的管辖权。联合国大会并非国际立法机关，属于联合国的国际法院被宣布为它的主要司法机关。

248. 除了条约义务外，只有两种众所周知的办法可以使国际法院对一个国家行使管辖权。一种是由一个国家向秘书长提交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第二种是和另外一个国家订立特别的协定。前者是管辖权在任何争端发生前先授予法院的；后者是管辖权在经双边进行外交协商之后专为某一特定的争端而授予的。

249. 马来西亚还没有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但是，马来西亚还是准备并愿意了解和接受菲律宾这样的看法：尽管有一九六二年科博德委员会时期，一九六三年秘书长调查民意的时期以及最后在一九六七年选举时期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尽管上述一切，经过神学上的提炼过程之后，对可以由国际法院裁决的要求还会有一种“法律上的争端”继续存在。正如一九六六年六月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所预示的那样，这些谈判最近在曼谷举行。谈判进行到一半，菲律宾代表团对要它澄清此项要求的提议粗鲁地拒绝了。谈判只好中断。不管谈判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中断和如何中断的，马来西亚代表团在曼谷谈判时提出愿与对方菲律宾讨论任何有关地区的安全与合作问题。这些问题是可能已经事先考虑到的，按照马卡帕加尔总统的意见是需要他们去探索的，但遭到了他们的拒绝。

250. 在我结束讲话以前，我愿意简单地谈一下菲律宾外长昨天提及的几件事情。首先，他谈到了在曼谷的谈判。据他说，我们事先同意在七月十五日的会议上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就在那天，我们却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还说，在第二天开会时，马来西亚人高视阔步地走出了会议室。我已经说明了在曼谷所发

生的事情，谈判是怎样和为什么失败的。我只需要提醒一下菲律宾外长：当时我出席了谈判，而他却不在场。

251. 其次，他提到，正如他所说的，法律“确实”规定要合并沙巴，还要极力为其开脱。让我们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他所说到的第3046号共和国法案是一九六一年制订的，并没有包括或保留菲律宾对沙巴的任何权利。在曼谷澄清事实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一点。

252. 至于是什么促使托伦蒂诺修正以前的法律，我们有参议员托伦蒂诺本人的公开声明，而他的名字是与这条法律分不开的。修正法案的“注解”听起来倒是挺无害的，它说明修正的理由是“印刷上的错误，既已在该法律中发现即应以法案加以修正。”第二节是塞进该法案的一部分。第二节如下：

“本法案所规定的菲律宾领海基线的界线，由于菲律宾对位于北婆罗洲的沙巴获有领土主权，不能损害将来可能作出的任何定界。”

253. 该修正法案是以这种形式在参议院通过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被菲律宾外长合法地称为仅仅指将来的定界。万一菲律宾收复沙巴，这种定界是会进行的。法案提交众议院时，提出了两项修正案，我称它们为巴尔维罗修正案和圣胡安修正案。这两项修正案都是企图把“北婆罗洲，沙巴划入菲律宾共和国的领土范围内”。结果参议院法案就提交两院会议委员会讨论。

254. 法案经该委员会讨论，后来并经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第二节改变如下：

“本法案所规定的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的界线不得损害位于北婆罗洲的沙巴领土周围领海基线的定界。菲律宾共和国已经获得对沙巴地区的统治权和主权。”

255. 当然，就连最热心的具有菲律宾立场的辩护士也不能为昨天对我们的解释而争论，同时也不能让他们推卸对这个解释的责任。第二节解释说是指将来的定界；又说，世界上的报纸正为菲律宾这项法案的通过而大吹大擂。参议院通过的法案文本与最后文

本的根本区别是“愿望”与“获得”的措辞不同。以前是“要求所得到的领土”，现在变成了菲律宾共和国的一部分，即使是写在纸上也罢。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发生什么变化，何须多费唇舌。

256. 更加中肯的批评是：菲律宾宪法的第一条专门规定了菲律宾的领土问题，这一条还包括了一项宪法法律家所称的预定条款，它能使菲律宾甚至在书面上获得领土，而不必事先修改宪法。这种事情倒还没有发生过。

257. 我想谈的另一件事是菲律宾外长对一八七八年苏禄文件的苦心之作。我用中性词语，既不称它为租借也不称它为割让。也许菲律宾法律家——而且有许多——十分愿意、也是非常错误地认为该文件正是英国对这块领地享有所有权的根据，因而也是马来西亚对这块领土享有所有权的根据。在这里我要果断地再说一遍，象我们在曼谷所说的那样，事情并非如此。

258. 就对领土享有所有权而论，正如对北婆罗洲领土享有所有权是登特和奥弗柏克先生赢得来的一样，那是在苏禄文件完成法律手续三个星期以前由于文莱苏丹及其大臣所赏赐的四块土地而获得的。这是显而易见和不容置疑的。文莱苏丹国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为全盛时期，享有对整个婆罗洲岛的主权。在割让给各欧洲大国和冒险家以后，婆罗洲的重要性及面积就变小了；在世界第二大岛上，今天只剩下了一小块土地。那四块赐地包括现在沙巴的全部领土。实际上，我们否认苏禄的苏丹有任何主权可以让与，充其量他所让与的是他在东北沿海地区的权力。这能在由康克林教授所翻译的苏禄文件的译本中找到根据，而这一译本是菲律宾的要求的最后的指望。

259. 菲律宾政府继续宣传的另一种误解是说英国“让与了”，这是昨天菲律宾外长所用的词。以此作为支持他们享有所有权的一个因素。但是，英国人在伦敦谈判时所提出的对领土享有所有权要求的主要根据是连续的占领、管辖和行使主权。按照国际法，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成为合法的权利。

260. 必须补充的是：我所提到的那条菲律宾宪法第一条规定其领土包括：

“……所有岛屿……，这些岛屿为美国和英国一九三〇年一月二日缔结的条约所接受。”

261. 就在那个日期，在华盛顿签订的边界协定，<sup>22</sup>不止一次地把北婆罗洲称为“英国保护下的北婆罗洲国”。至少我想冒昧地进一言，菲律宾作为继承美国的国家，既要获得某些岛屿并对其行使主权，又要在一切关键时刻否认北婆罗洲国的存在，这在时间上已有点太迟了。真是事难两全哪。

262. 我不想四处收集菲律宾外长就菲律宾案情所讲的每一个细节，并逐条加以驳斥和答辩。但我要让他和在座的代表们知道，我可以进行这样的答辩。考虑到这种以声明的形式进行答辩的情况，我不愿滥用这种权利。因此，我的结论是：事实和法律都说明菲律宾对沙巴的要求是不存在的，也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我昨天所说的，这是幻想、谬论和虚构的大杂烩。

263. 我的答辩很长。对此，我深感歉意。但事实是：只是沙巴人民自决这一事实就证实了他们加入马来西亚的愿望，而他们最近重申留在马来西亚并与马来西亚在一起的愿望可能被人认为是一种巧妙的借口，但这一愿望并不是一种借口，它完全是马来西亚政府对菲律宾的要求采取强硬态度在法律上、政治上、自然也是道义上的理由。

264. 我国政府不能回避对沙巴人民所承担的义务，也不能期待我国政府这样做。让我重复一次：沙巴并不是在北极的一块渺无人烟的土地，其命运可以任人根据毫不相干的文件象解决一些人为地想象出来的法律难题那样加以解决。这关系到将近七十万人民的命运。他们为自己选择加入马来西亚从而获得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前途，他们完全意识到那是在给自己决定命运。请允许我再补充一句：依照他们自由的判断，不管一个友好邻邦的法律观点、甚至道德信念如何，只要他们愿意留在那里，他们是会继续留在那里的。

265. **主席：**阿富汗代表要求发言，现在我请他行使答辩权。

266. **西迪克先生(阿富汗)：**我非常简单地讲几句。巴基斯坦代表再一次提到普什图尼斯坦争端，即

<sup>22</sup>联合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菲律宾群岛与北婆罗洲之间的边界协定，华盛顿，一九三〇年一月二日。

普什图尼斯坦人民同巴基斯坦政府间的争端。既然阿富汗支持普什图尼斯坦人民的事业，既然巴基斯坦代表的声明中也提到阿富汗代表的声明，那我就愿代表阿富汗代表团保留在大会下次会议上对巴基斯坦代表刚才的声明进行答辩的权利，以便澄清被他所歪曲了的事实和要点，以正视听。

267. **主席：**马拉维代表要求发言，现在我请他行使答辩权。

268. **尼亚苏卢先生(马拉维)：**我愿指出，阿尔及利亚代表今天上午〔第一六九七次会议〕在对我的声明行使答辩权时的发言所引起的误解。

269. 首先，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马拉维对非洲的一般殖民问题，尤其对南部非洲的殖民问题是能够更好地理解的。马拉维作为一个非洲国家，对于在它边界上存在的殖民问题并非不知道。马拉维不仅痛恨殖民主义，而且愿意看到结束那种不鼓励非洲或其他地区各国和平共处精神的任何行动。马拉维不代表任何国家发言，因为它的发言要揭露种种罪过，这些罪过不应当在其与殖民主义无关的借口下加以掩盖。

270. 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声明文不对题。马拉维不介入殖民问题的事实，并不改变我今天上午在声明中所提出的一些事实。

271. 马拉维是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任何国家对它的独立是不能怀疑的。马拉维为要显示其独立，在处理国际问题方面敢于采取一条独立的路线。不要只做讨好别人的事情吧。我们必须现实一些，看问题要实事求是，以便找出正确的解决办法。至于殖民主义问题，马拉维保留它在本届会议适当时机对这些问题的发言权。

272. **主席：**菲律宾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273. **希门尼斯先生(菲律宾)：**菲律宾外交部长就菲律宾对沙巴(北婆罗洲)的主权要求曾作了具有法律和根据的心平气和的声明〔第一六九六次会议〕。马来西亚的杰出代表对菲律宾的这项声明提出了抗议，而且他今晚冗长的声明也并未正确地反映出这个争论的真相。

274. 昨天马来西亚代表企图将菲律宾关于沙巴的态度描绘成一种“充满幻想、谬论和虚构的大杂烩”，而且他今晚也重复过这些话。如果马来西亚认为我们的主张是幻想的、荒谬的或者是虚构的话，那么为什么马来西亚拒绝将这个问题提到国际法院上去呢？不要让别人说马来西亚害怕幻想、谬论和虚构吧！

275. 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马来西亚政府最初同意讨论解决菲律宾要求的方式，而现在却拒绝那样做呢？莫明其妙的是，为什么一个法治国家讲话不算数、承诺不遵守呢？令人费解的是，如果马来西亚认为菲律宾的讼案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为什么又不敢将它送交公正的司法机构裁决呢？

276. 既然马来西亚毫无疑问地跟我们一样坚信法治和通过法律取得和平，那么我们就再一次热忱地邀请我们的朋友和邻邦马来西亚与我们一道去国际法院。我们不当任凭这些争论恶化和损害我们的关系。我们邀请马来西亚到海牙去，在那里永久消除我们的分歧。

277. 鉴于时间不早了，我们保留对马来西亚代表的声明进一步行使答辩权。

278. 主席：联合国代表要求发言，现在请他行使答辩权。

279. 希尔德亚德先生(联合王国)：西班牙外交部长在他今天上午〔第一六九七次会议〕的声明中相当详细地提到了直布罗陀问题，我不想在一概性辩论期间参与这一问题的拖长的讨论，但是我感到不得不对他某些强词夺理的发言进行答辩。

280. 西班牙外交部长提到了第 2353 (XXII) 号决议和根据宪章第七十三条我国政府对非自治领土居民之福利必视为至上的立场。直布罗陀人民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相信他们的福利所在。至于我国政府方面也清楚表示，如果直布罗陀人民在将来任何时候以自由民主选择的方式，表示愿意与西班牙联合来改变他们的地位的话，我国政府愿就此同西班牙政府进行接洽。

281. 西班牙外交部长似乎同意我国政府强调人

的组成的重要性。然而同时他又似乎争辩说，直布罗陀的真正居民并不是那些实际生活在直布罗陀的人，也不是曾在那里住了许多年的人的后裔，而是邻近领土的居民。我发觉这是一个奇怪的论证。事实是直布罗陀从西班牙分割出来毕竟已经存在二百五十多年了。同它公开宣称的相反，西班牙政府在针对直布罗陀的经济和居民生活的边疆过境问题上一直推行一项增加骚扰和限制的政策。

282. 联合王国政府期待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那时西班牙政府会认识到它的压制政策是误入歧途和极力对直布罗陀人民进行骚扰并不是圆满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这个时刻一旦到来，那就会真正出现一个建设性谈判的前景。联合王国政府随时准备进行这种谈判。

283. 主席：巴基斯坦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我请他发言。

284. 尤努斯先生(巴基斯坦)：阿富汗代表刚才声明，他要在大会的下次会议上发言，以行使答辩权。在这一点上，我国代表团愿意指出，挑起这场论战的是阿富汗代表团。一方挑起论战，而且硬要坚持最后还要发言，那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不明白这样行使答辩权的用意何在？如果阿富汗代表再要发言，那就是进行第四次发言了，那么，就该由巴基斯坦代表团行使答辩权了。

285. 主席：我请西班牙代表行使答辩权。

286. 德皮涅斯先生(西班牙)：联合王国的代表在行使答辩权时提到宪章第七十三条赋予所有会员国的义务。可是他似乎只宣读第七十三条的一部分。同时在强调居民福利至上的时候，他忽略了这条所指的是一个地区的固有民族，因为(子)款要求对这些民族的文化予以应有的尊重，并保证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

287. 除了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第四委员会及大会已明确决定直布罗陀居民并非被要求行使自决权的民族，因而决定了这个地区的未来这一事实外，我不知道是否联合王国的代表按宪章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能指出在哪一点直布罗陀居民的文化和他自己的文化有不同之处。我

也不知道，当直布罗陀的居民在整个社会组织内没有一个因素显示它是和英国人分离的独立整体时，怎能认定他们和英国人不相同。研究一下为居民建立的政治结构便可看出整个制度的人为造作，因为这些组织虽然貌似民主，但严加审查便能暴露其政治结构只不过是供装饰的外表而已，因为这个基地上的英国军事总督独揽了一切基本权力。

288. 不但如此，研究一下这个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便可说明这个地区既无农业，又无工业，经济方面全依靠基地上所建立的英国军政中心的活动和通过某种相当特殊的立法手续所承认的再输出贸易。

289. 假使我们现在按照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来考虑直布罗陀的文化及教育生活，我们就会再次看出这个殖民地实质上是一个英国的城市，从没有一所高等院校，它本身连一件最起码的艺术品和文学作品也未创作过。英国女王陛下的忠诚臣民行使公民投票的口号很简单，就是：“我们现在是英国的，我们将来也是英国的。”——公开地承认他们不是被殖民化了的人民，而是一群居住在外国国土上的殖民地的殖民者。

290. 第七十三条的制定是用来保护被殖民的人民的，并不是要通过一群殖民者使殖民现象永久存在。不但如此，第七十三条(寅)款给予人们承担“促进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义务，而联合王国滥用它在直布罗陀的军事设施，这个殖民地正在西班牙领土上竭力行使侵略性的扩张主义，企图并吞这未经任何条约割让的地峡的一部分地区和牺牲西班牙港口滨海的水域而扩充其军事港口的海面，又企图享有强行通过我国领空的权利，使那一带居民遭受严重的危害。这样做不但不利于促进和平，甚至还可能在发生任何不幸事故时造成对和平的威胁。

291. 用巧妙的手段歪曲事实，要求为了殖民者的利益把建立一个殖民地的霸占行径长期继续下去，这种要求是不合法的。

292. 直布罗陀的居民与该领土的关系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与关塔那摩、或是驻扎在那里的武装部队与霍利湾或住在沿巴拿马运河那个地带的“运河区居民”与巴拿马的关系有很多相同之处。将来这数以千计的人民的利益无论怎样值得重视，是否能比古巴、联合王国和巴拿马领土完整更为重要呢？

293. 联合王国的代表已经谈到我国政府对由于直布罗陀存在一个殖民地而在西班牙领土造成的局势所采取的措施。联合王国的代表认为这些措施是针对这个基地上英国居民的“骚扰”活动，但他没有考虑到自从联合王国中断所有谈判后，在殖民主义者的扩张主义面前，我国政府唯一可行的和平道路就是撤销我国政府毫无义务保持的少数便利，或行使无可争议的少数权利。

294. 让我们看看这些措施是些什么内容。直布罗陀要塞是由强加于西班牙的条约而割让的。但是，即使如此，该条约规定，这要塞和西班牙的其他领土没有陆上交通联系，一百多年来就是这种情况。以后西班牙出于宽宏大量的单方面行为，并非由于任何协定，人们的过境手续简化了，为的是要使直布罗陀的居民生活方便些。然而，最近在一九六六年联合王国企图霸占直布罗陀和西班牙接壤的部分地峡，我国政府为使对其主权不发生怀疑起见，不得不又一次关闭那恰好通过联合王国要霸占地带的通道，这样就恢复了条约中所规定的原有状态。

295. 这个措施显然对直布罗陀居民造成不便。但是正如我刚才解释的那样，不但不能责怪我们，我国政府还给那些居民颁发了特别通行证，所以他们可以继续从那个同一地带进入西班牙。我们对以下事实是不能负责的，自由在直布罗陀有如此异乎寻常的意义，以致凡是请求发给这种特别通行证者的生命在那个殖民地受到威胁，或者在某种情况下他们遭到其他极端主义者的英国公民的殴打。我顺便提一下，直布罗陀人在西班牙从未受到过虐待。

296. 关于海上交通联系——我们对此毫无义务开放——我们给予进入直布罗陀工作的西班牙工人优先权，优先于从该城镇来西班牙游历的英国公民，不问平民和军人。为了人道和劳动的理由而创设的这种优先权和在本地带总是必须更加严格的海关管理给游历者某些不便。我们是首先感到遗憾的。可是我要向联合王国的代表指出，假使许可西班牙工人在直布罗陀过夜，那就没有必要给他们优先权，虽然在这种情况下，直布罗陀要塞当然要容纳它的劳动居民，那就不容易组织公民投票了。在这公民投票方面，正如我以前说过的，只有一个口号：“我们现在是英国的，我

们将来也是英国的。”或许联合王国的代表会说西班牙工人应当停止进入直布罗陀以避免他们必然到广场和他们那种明显的西班牙气派所意味的天天进行公民投票。

297. 也许在联合王国的代表谈到骚扰的时候，他心里想到的是皇家空军或英国商用飞机似乎会遇到当它们要在这个殖民地军用跑道上降落时的那种困难。若情况果真如此，我就为这些商用飞机感到极端遗憾。他们主张这些飞机要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法建立起来的一个军事设施。这条跑道既不是与西班牙谈判的项目，西班牙也未同意使用这条跑道。它是建造在属西班牙部分的地峡上的。这部分是现在联合王国违背一切法律想要霸占的。它对于邻近过和平生活的西班牙人民构成明显的物质及其他方面的威胁，西班牙人民因为在靠近他们城区存在着一个军用跑道而付出了生命。只是为了安全的原因，西班牙已被迫宣布禁止别国的飞机飞越其领空——甚至英国人自己对西班牙领空也无争议。假使因此对英国女王陛下的皇家空军或其盟军造成任何困难，我们觉得抱歉，但是每个政府都有义务保护其领土的安全，当然西班牙政府也不例外。

298. 最后，由于这一个军事要塞缺乏一个适合的港口，直布罗陀居民可能面临着困难。事实是，当要塞暗中被联合王国所占领时，其小港口是足以供当时船只使用的。但皇家海军舰只的数量和型级逐年增大，英国殖民主义者试图以同样速度扩大其港口及他们的海面，侵占了西班牙与其相邻的领海。英国殖民主义者甚至在官方文件中声称他们已确立了对这带海岸水域的主权。这一理论的炮制出笼是为了图谋剥夺

西班牙城市拉利内亚的滨海地区为目的。在这片滨海地区英国人不顾西班牙的再三抗议，已经不止一次地登陆。

299. 但不只皇家海军在变化，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今天拉利内亚是一个重要的都市中心，人口比直布罗陀多五倍，又有相当规模的工厂，因此必须使用拍打其海岸的自己的领海。这就是为什么西班牙国家要保卫和准备保护它在那个领海的管辖权的原因。同时又由于直布罗陀海港本身已被海军基地的军事设施所占用，这就使英国人不能再为了商业上的交通而滥用便利的停泊场。对此我们也很遗憾，它妨碍前途堪虞的直布罗陀的再输出贸易，但是我们认为联合王国保护其忠诚臣民利益的愿望，能够很好地撤出其帝国军事设施，这些设施除了和伊恩·史密斯会谈这类事例外，今天没有多大用途。这样就能让出地方使直布罗陀的商业生活不致如此受限制。

300. 现在真正的重点是来重温一项决议——大会第 2353(XXII)号决议——这项决议规定谈判应由有关双方举行。联合王国突然中断谈判，分明未留下其他任何可行的途径。在联合王国重新考虑它的立场之前，我国政府别无他法，只有尽量不断地捍卫自己的权利。

301. 虽然如此，我国代表团有信心地希望联合王国能改变其固执态度。大会第 2353(XXII)号决议阐明了本组织的决定，希望联合王国能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上开始和西班牙政府谈判。

下午七时五十分散会